

夏惠集偶探



送許亦士序

自周之衰至於今儒學旣擯焉聖人之道掃地無餘獨
幸有其書尚存而學者大抵皆淺陋不能申明聖人之
意自漢之訓詁箋疏已失其旨而學宮所立五經家皆
無當於大道之要蓋道莫著於宋宋之時不能用之至
有明而顯嗟夫其言雖顯於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
也天下之士非科舉之文無由進而科舉之文非宋氏
諸儒之說輒斥不收夫非宋氏諸儒之說不收其意豈
不盛哉而學者第假其說以爲進之階問其何以學曰
以科舉故也則卽其始學之日而固已叛於宋氏諸儒

之道矣然當世學者習其書猶能爲其言兢兢不敢失
墜至於正德嘉靖以來諸儒紛紛而起良知家言最行
於天下浸淫蔓延而士皆以叛攻宋氏爲賢於是橫議
之禍漸流爲門戶天下亦自此多故矣頃者以來士已
有稍稍能分別是非以告天下者而天下猶迷不知悟
江之北有兩生焉曰褐夫氏曰亦士氏此二人者蓋讀
宋儒之書而喟焉歎興肅然再拜曰吾師云褐夫氏生
於桐桐爲大縣而能誦宋儒之書者不過數人然此數
人之誦之者非吾之所云云也吾不與之學宋儒乃者
客於舒舒尤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嗚呼當大
道淪散士不知學而一二腐儒小生區區抱獨守殘淪
落於窮岩斷壑之中者徒爲世所嗤笑謾侮然其所維
繫豈小也哉余旣以迂拙不容於世遁逃山中而亦士
不鄙余謂余知道者余非其人也而亦士則真宋儒之
徒也已他日余且買山隱焉取四書五經之訓詁註疏
而去其諸家之背謬與其駁雜迂訛者重訂爲一書而
竊附於宋氏諸儒之後亦士要爲有志者當與亦士共
勉之也因先爲言以期之

送釋鍾山序

余友有浮屠氏曰鍾山與余相知最深余不爲浮屠氏學而嘗好與浮屠遊余儒者與當世所謂儒者異以故當世儒者皆畏惡之獨一二浮屠氏不余忍棄也賢余才而從之遊夫儒者棄之而見收於浮屠氏然則當世儒者毋輕詆浮屠鍾山南京人嘗客廬州無所知名壬戌秋有僧爲我言鍾山負義氣工方術尤精堪輿家言余貽書鍾山鍾山未荅明年春余涉淝水過鍾山一見如舊相識又明年春鍾山客余舍館主人翁以余故重其術而禮之嘗與余一榻相對道平生則時時爲我泣

然流涕嗟乎余之相知不得之儒者而得之於浮屠氏
吾嘗嘆之會鍾山別余適桐桐余鄉也介在江表山水
秀麗甲他州鍾山往而爲余先人尋葬處余羈旅不獲
偕之歸也白雲之阿黃泉之一坏所以慰不肖之孤者
又豈特從遊意氣之私而已哉於其行也遂書以送之

送朱字綠序

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
語有兩生携手立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縣人
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有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
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
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有朱字綠
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戴秀才卽我也因相視一笑至
余舟趺坐各道平生則皆大喜過望蓋余與字綠同郡
而又同受知於學使者劉公庚申之秋余謁劉公於旬
曲劉公數爲我言朱生公好士士苟能文者輒時時記

憶之而尤篤念字綠不置余爲字綠道劉公語字綠未嘗不感嘆流涕也余自識字綠姓名并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未一見字綠爲恨字綠之於余亦然今者江臯孤艇荒烟落日邂逅一遇而相與問姓名歡然抵掌豈不快哉字綠有道而能文者而其愛余文實甚余之蹇拙困頓爲鄉里小兒所欲殺而大江南北類多咨嗟嚮慕蓋近者難以爲工而遠者多不知其不肖也兩生者其一方某字綠同縣人亦能文辭與字綠皆素知余者字綠其并以吾言示之

送蕭端木序

余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妬余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余羣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余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聞人蕭君端木從余鄉人處識余亦以鄉人視余莫知余也而蕭君同縣人爲我言蕭君好古博雅君子也余因出余文一編示蕭君蕭君大奇之以爲異世人非天下所有也余深愧蕭君言自是蕭君與余往來甚數余益得以悉蕭君之爲人與其文章蓋余平居論文不好雕飾第以爲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文如是止矣嘗按史漢以來諸家

之旨皆如是余好之蕭君之嚮往適與余同則蕭君之
奇余也而豈徒哉歲丁卯余與蕭君試於京兆皆被放
而分校黜余文者亦閩人也蕭君告余曰某某至愚極
汚余鄉人也余知之吾子脫不幸出其門辱吾子不可
湔矣幸而被放甚善蓋蕭君之愛朋友敦氣誼如此余
自念謏劣不容於鄉邦而名字往往在人間然其相知
愛慕之甚者莫如蕭君余所見天下士多矣其好古愛
朋友敦氣誼亦莫如蕭君余方幸與蕭君遊也而蕭君
遽別余而歸余且俛俛乎其何之也先是蕭君告余曰
吾由閩而燕往還萬餘里不得吾子之文以歸則是復
爲無益矣余諾之未果爲至是再三云余因書此以送
其行而又幸蕭君之歸故鄉守田園爲足樂而余之落
廓羈窮且不知其所終極竊自傷也

齊謳集自序

余少好誦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輒不復記憶閒爲詩其於古人之旨不肖也因遂棄去自是荏苒浸尋身在貧困而曾無吐發憤懣之什嘗自惜且恨之數年以來客遊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日而有所感觸輒亦偶爲詩一篇兩篇旣成猶軼不錄蓋余之志欲入山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肩於古人非是弗爲爲之亦弗存也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踰濟遊於渤海之濱遍歷齊魯之境同遊者數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是多賦詩以自遣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爲之得一百餘章方擬棄去而

同遊者顧謬加賞歎力勸余存其稿余俯仰從之然非
余之志也嗚呼詩之衰久矣世之人粗能識字卽高自
夸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於古人之詩多能議論短
長分別門戶譬之盲僮跛豎各以其意喜怒主人而搯
腕攘臂於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之知也不亦大可悲
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弗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以
有吐發憤懣之什或有當乎而茲集之存者同遊數人
者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爲無錫劉齊武進白寶宿
松未書溧陽史騏生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
賡昌云

劉坡千庶常詩序

詩之亡於人間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欲名
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徒欲名
夫詩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
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壇
坫之具自汨其情而亡其已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
詩此詩之所以衰也數百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
此訾警互起迭仆凌遲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
黠而其說更譎詐而不可窮詰彼蓋知古人之不可非
也於是據其一說而指之曰古人在是也爲之峻其牆

垣固其藩籬彷彿其形貌之萬一以爲已之所獨有而他人之所不能至又懼天下之不吾信也於是恫疑虛喝而傲睨顧盼以濟其術之窮庶幾天下之可欺不深察吾之所以而震而驚之而吾之詩可以名矣嗚呼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余不能詩也而於詩之旨猶稍稍能識之自游學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詩不復有詩也而頗意世所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焉而果得庶常劉君陂干之詩陂干退讓君子也其容貌粥粥然其與人交溫溫然其言語辭氣恂恂然嗚呼此陂干之詩也陂干之言曰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

吾自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陂干之詩皆淡自藏匿不以示世余索而讀之見其情皆陂干之情而詩皆陂干之詩按之古人之旨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之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某句不似某家卽不然或謬爲稱之曰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欲盡泯陂干之情使之輾轉恂恂而無所適從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宜陂干之匿不以示世也陂干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最工先生生平不以詩示人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而吾又嘗見陂干仲弟檢討君詩數章其旨亦如是嗚呼詩亡於人間久矣而猶存于劉氏之一門凡其所以

存者皆不汲汲於名者也彼世之說詩者其名竟何有也

送蔣玉度還毘陵序

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周旋僕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卿之門而世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所謂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己狼戾險賊也而以爲有用士有不出於是者爲傲爲迂爲誕妄爲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嗚呼亦一異矣蔣君客京師數年凡三試南宮不第士大夫弗謂蔣君爲才也者而棄之士皆囂囂嘒嘒惡蔣君之不類已而又見蔣君之困也則又相

與笑蔣君蔣君旅泊蕭然因別余而歸余送之行而告
之曰君子得志則爲龍蛇不得志則爲蚯蚓安能與蚩
蚩者爭是非得失也哉昔者梁國之鴟欲以腐鼠嚇鵲
雛嗟哉其嚇也而鵲雛故不受嚇也今之嚇蔣君者其
腐鼠也耶蔣君其有以自處矣因書以贈之

李縣圃唱和詩序

余居常誦古人之詩而歎杜子美之才氣橫絕一世後
有作者未之或及也子美之秋興八首尤爲人所傳誦
其依倣而爲之者亦不少矣而余以爲不得子美之所
以爲子美雖依倣而爲之非子美也子美當唐室板蕩
憂時感事無可如何而托之於咏歌崎嶇入蜀爲過客
羈人蜀之人無知子美者然子美故樂蜀錦江之上浣
花之濱時時有子美時時有子美之詩也後之人能爲
子美之詩者莫如陸務觀務觀爲吏蜀中亦樂蜀之風
土蓋其旣去猶惓惓不能忘蜀其稱蜀中與其思蜀之

詩與子美前後相映也後之人依倣子美而爲之者不
少而卒莫如務觀則務觀乃真子美也而余又因以知
蜀中之勝能淹留兩賢其風土必有可樂者當子美務
觀之時蜀非無事之國然山川城郭人民謠俗猶不失
其佳麗今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復前日之蜀矣使
子美務觀見之當如何太息而其詩當如何哀怨也吾
友撫州李君縣圃宦蜀將行而擬子美秋興之體爲詩
八章以道其懷而縣圃之友數人皆和之旣成帙而以
示余且求爲之序余歎縣圃之能詩其入蜀也必能追
蹤子美務觀又嘉縣圃諸友之相應和得詩人之意也

於是乎書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

自科舉之制興而天下之人廢書不讀久矣以未嘗讀書之人而付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至決裂者蓋未之有也昔者科舉之興亦未嘗無人矣在上者長養之以廉耻而在下者亦不務為苟得是故其功名猶有可觀至其晚節末路相習為速化之術而風俗之頹人才之不振其流禍至於不可勝言此有心者所為歎息痛恨於科舉之設也劉君繼莊博通古今讀書自適而不從事於科舉其於陰陽曆數樂律兵法之類無不有以窮其元本而臻其微妙蓋繼莊真能讀書者矣繼莊尤留心

於史事購求天下之書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誌野老遺民之所紀載共數千卷將欲歸老洞庭而著書以終焉繼莊一書生擔簦遊燕市諸公貴人無好士能知繼莊者繼莊衣食不遑給而奔走拮据出金數百購求遺書凡繼莊之所爲者其力旣已勤而其志亦已苦矣繼莊有友曰王崑繩及余二人約偕詣洞庭讀其所購書而繼莊家無擔石之儲無以供客余二人之行皆不果而繼莊先携其書以歸余與崑繩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羈窮落拓此數人者大抵皆同而余輩之窮至欲讀書而不得此天下之所以不讀書也嗚呼良

可悲矣吾聞洞庭擅東南湖山之勝而繼莊家在西山尤爲幽人之所棲息繼莊歸而爲余懸一榻焉余雖不能卽行終必圖與繼莊著書終隱以酬曩昔之志繼莊曰然遂書之

子遺錄自序

余所著子遺錄既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也明之取天下也於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良民藩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

爭而操持闔外之事使在事者輾轉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于國亡君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于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平賊起秦人晉蔓延于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而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子率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寇前後凡十餘年濱于陷者屢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有司之拊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歟余從諸父老問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得其梗槩因著爲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略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贈劉言潔序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講章時文之學蓋講章時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昔者聖人之遺經掇拾於秦火之餘漢唐儒者其爲訓詁箋疏不啻數十家皆未能盡得聖人之旨至朱子出而其道始大明講章之徒曾不能窺漢唐之藩籬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奧何其惑也六經者文之本也周秦漢唐宋以來作者多有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一者也時文之徒曰吾無所事乎此也其爲說至於苟且以從俗之好而以是爲奔走勢利之具數百年以來天下受講章時文之荼毒而後之踵之者愈

甚而世益壞是故講章時文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掃除而更張之無疑也吾友劉君言潔奮然獨立於波靡之中非朱子之說不遵也非周秦漢唐宋之文不觀也講章時文之徒皆非且笑之而言潔獨超然於埃壒之表故吾以言潔爲賢余於世事多所感憤嘗欲買巖石一穴舉手謝時人以去躬耕讀書而老焉平生欲重訂四書五經大全入山著書首當從事於此又自朱子沒後羣史繁穢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以繼綱目之後而有明一代之史世無能命筆者更經一再傳則終淪散放失莫可稽考當彷彿依太史公書網羅論

次旣成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平生之志如此而已然而生遭憂患凡人世險阻阨窮之境莫不嘗之無脩石之儲無環堵之室徒餬口於四方以托一日之命而其志安從辦之古之人家貧客遊往往有王公大人供其費用令極意學而楊子雲微時文章得達天子遂自布衣召見子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於是天子詔尚書賜筆墨錢六萬使觀書於石渠嗚呼後之學者其所遭之變所遇之時不同於古之人者多矣然則余且抱無涯之志而莫之遂也余與言潔兩人自客遊河濟

之間以至燕市每相與往復論難窮人情之變考文章之旨未嘗不蹶然而興而復爲之喟然以嘆也言潔長余二歲蓋已四十而余年三十有八浸尋荏苒曾無成就自慚多不及言潔將遂入窮山之中爲農夫以沒世而言潔學甚博力甚勤斯文之責實在言潔昔漢家從秦火之後收拾遺經於是田何施孟之易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大小戴之禮伏生孔安國之尚書皆相繼而出今夫講章時文其爲禍更烈於秦火倘世有表章六經者出則如漢唐儒者豈遂無其人乎因書以貽言潔且以勉之也

戴氏宗譜序

昔者先王之制禮也以爲人治之大莫大於親親於是爲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又懼其久而相離而至於相傷也於是立爲大宗小宗之法以明其等級序之以昭穆別之以尊卑使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雖其歷世之遠而族黨之義卒不等於途人者有宗法以維之也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以至於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莫不由此焉嗚呼此先王之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歟自三代之衰

禮樂崩壞人皆廢古亡本骨肉之恩薄渙然無所統紀
往往疑貳猜阻見于父子兄弟之間而況於疎遠之屬
乎雖以巨家大族不數傳而其子孫或迷不知其所自
出以故有仁人孝子之思者欲崇本厚始莫大於立祠
祀正宗祧修譜牒吾戴氏系出微子爲神明之胄支裔
最爲蕃昌蔓延于天下而莫盛于新安吾桐之戴遷自
新安已三百餘年于今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不顯而
十餘世譜系皆存松江之戴遷自浙之會稽會稽亦新
安之戴之派別也松江之戴曰容若者嘗錄爲圖譜一
卷自得姓之始以至于吳會諸戴支分派別源流考據

最詳且確若容若者崇本厚始之道仁人孝子之心可
以見矣嗚呼先王之制禮也五服之外猶有袒免之禮
凡以別于途人也蓋宗族雖繁且遠而其初固原於一
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化爲途人途人其宗族是卽途
人其父母祖宗也而可乎容若持其圖譜示余且曰兄
其爲我序之余旣錄而藏諸篋中仍以其舊本歸容若
且告之曰是譜也當持以盡示戴氏之人苟有仁人孝
子者見之崇本厚始敦倫睦族未必不由乎此也吾戴
氏神明之胄其不替乎

狄向濤稿序

自科舉興而士之有功名以垂於世蓋少矣夫士之研
精覃思從事於場屋之文以應科舉其得之者往往登
高第爲大官流俗之人相與艷羨之卽其人亦莫不自
以爲功已立而名已成也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
且夫功見于天下名施於後世若古大臣之爲者一代
之中正不可多有又其次或効一職建一議卓然爲一
世之所倚毗他如濂洛關閩不必身都爵位而功名爲
古今之所莫敵此真所爲功名者也世之人求功名之
說而不得而以富貴當之舉世之登高第爲大官者皆

相與指而目之曰功名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古者先王之教興士自小學以入大學舉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莫不犁然備具以故施於天下後世而功名直昭垂至今其理載之於書書具在後之人棄而不務而研精覃思以從事於場屋之文夫從事於場屋之文不可以謂讀書也世之人第以是爲讀書之事已畢矣夫以從事於場屋之文爲讀書以科第富貴爲功名是故世之無功名者由世之無讀書者也當此之時苟有卓然自立於其間者必去其富貴科第之見而後可與共功名也必罷去場屋之文而後可與語讀書

也余友狄君向濤年踰二十卽舉進士高第入翰林人莫不艷羨之而其場屋之文爲士林之所傳誦果如世俗之議則向濤之功已立而名已成而讀書之事已畢矣向濤不色喜而抑然自下蓋其於古人之道方日進而未有已者然則向濤之得第非向濤之功名而向濤場屋之文又向濤之糟粕煨燼而非向濤之所以爲讀書者由向濤之道而日進不止吾見向濤之追蹤古人不難也至於向濤文章之美余友劉太史若干序之詳矣而向濤復屬余爲序余故獨著向濤之志如此以見世猶有卓然自立不爲世俗之所浸淫者並以告天下

步集作金
科舉之士其必有以余言爲然如向濤者也

李太常案牘序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其爲教也甚詳設之以學校董之以司徒明之以人倫導之以和睦又懼民之不率也於是乎有士師之官有流就之刑制其輕重別其科條凡皆動之以愧恥而創之者乃所以教之也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然則五刑不明而五教亦無以施於天下故夫五刑者所以爲五教之具也魯頌泮水之五章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夫泮宮者揖讓絃歌學道之地立教之所非有關於訟獄之事也然而獻囚必於泮者豈非以獻囚固所以爲教而

學校之士出而敷政臨民不可不慎於此也歟在昔帝舜之命臯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臯陶惟能明允故能有以祗承帝命聖人懼民之不率而又不忍傷之且恐其濫也其兢兢如此後之折獄者或以姑息爲政博忠厚之名而養姦釀亂其禍不可勝言其反是者則又擊斷嚴酷文深網密使人無所措手足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且夫後世設官旣多而明刑弼教之官往往分而爲二各司其事不相侵越司獄訟者不復留心於學校之事而職司教士之責者凡律令聽斷一委之有司而已無與於其間雖有司聽斷之有不

得其平出於耳目之所聞見而亦若非已之咎者嗚呼何其慎也至於大吏之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者州郡之間星羅棋布民之死生俗之美惡其權可得而操也然而民之寃者不能爲之昭雪而無罪而被戮辱者不可勝窮也夫以刑獄爲職者且如此而況於非其職者乎今夫督學使者三年而一易其人行部考校不過文義之優劣而不暇及於其他夫文義者教士之一節而有大於文義者置之不問是何本末倒置也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太常李愚菴先生爲洗馬時督學畿輔者再前後凡五六年嘗於校文之暇取獄訟

之事有涉士子者手披目覽務得其情躬自聽斷一訊而服其於有司文移批駁如親睹之者宿豪猾吏搖手相戒莫之或欺蓋其所以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猾者不可勝數而要莫不出於至誠惻怛仁心爲質而義以制其斷者夫督學之爲職不專主於獄訟非涉學校之士親來告理者不與而閭閻之愁苦刑獄之寃濫與夫宿豪猾吏之爲害於民者不知其幾矣使先生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出鎮千里之地其爲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猾者所及不更廣且大哉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知先生之能折獄者如此故序

之而原本於六經之旨以著先王之教以爲爲人牧者告焉

張天閔先生八十壽序

余生江淮之間菰蘆之內見聞寡陋學殖荒落垂三十年而始躡屨擔簦遊學於四方求天下之士而交之以輔其所不逮於是客燕齊之間凡四五年而氣類之相從者亦頗得數人而華亭張君長史其一焉長史年少有才名其於邇者遊士之習波靡齷齪之態夷然不屑也余是以賢長史而從之遊長史常爲余言其家世余因以知張氏世有盛德而天閔先生則長史之大父也年且八十歸然爲鄉黨之望衆皆推以爲長者宜其有後而以長史之賢爲之孫也余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

不顯而先曾大父當鼎革之際痛哭入山不出猶及見
余之壯而余大父宦遊不遂罷歸里居凡數十年今亦
年近八十猶日能飲酒一石蓋余曾大父及大父皆以
高年待其子孫之有成而余浸尋荏苒漸就廢棄曾無
所成就以慰垂白之望余愧不及長史多矣長史落落
寡合多否少可而獨與余遊甚歡故不以余之不文而
乞言於余以爲其大父壽也余因爲書之所以嚮仰天
閔先生之盛德且賢長史并以識余之愧也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百里之地萬家之邑役屬其人民而爲之君長趨走之
吏畢具衣其租食其稅泰然無所不足於心四封之內
老者待之以安幼者待之以養鰥寡孤獨者待之以恤
風俗待之以厚其能舉是職者則又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俎豆於其邦而百世猶思之不能忘此古之侯王君
公之位而所以行其道以興太平者其任豈輕也哉今
也一介之士乘傳捧符而來無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晏
然肆於民上而行其恣睢之意蓋子玉女帛其盡於刀
筆筐篋之間者不知其幾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之所

上下邑子里豪之袒之所左右與夫過賓羈客之徒之所請謁煩濫侈靡之費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於大吏之居其上者睨而甘之則又傾困倒廩挈篋探囊以去而莫之敢違蓋已與民兩受其敝而天下益以多故不可勝理夫以古之神明之胄茅土之封以之行道致治者而今之所以爲之顧如此豈不惜哉吾友王君序綸年甚少而才足以有爲嘗憤世俗長吏之害民蠹國往往形諸慨嘆而所以講求牧民之畧者甚具今爲徽州之婺源得以其平居之所學者出而試之於民吾甚爲婺源之民幸也嗚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不以爲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其所止安得如王君者星羅碁布以甦吾民乎余故書之以爲凡爲長吏者告也

甲戌房書序

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夫所謂時文者以其體而言之則各有一時之所尚者而非謂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爲之也今夫文章之體至不一也而大約以古之法爲之者是卽古文也故吾嘗以謂時文者古文之一體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爲時文此過高之論也其亦大惑矣且夫世俗之言既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則其法必自有所爲時文之法然而其所爲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於理腐爛而不適於用此豎儒老生之所創而三尺之童

子皆優爲之至於古文之法則根柢乎聖人之六經而取裁于左莊馬班諸書兩者之相懸隔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今世俗取時文之法與古文並立而界限之曰吾所爲時文其法具在也而無用於古之法爲是其意殆以聖人之六經及左莊馬班諸書不若今之豎儒老生與三尺之童子也無乃叛聖侮經而與於無忌憚之甚者乎故曰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非亡於時文也亡於時文之法也由此觀之是豎儒老生之爲六經左莊馬班諸書蝨賊也然則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蓋其說莫備于

韓柳二家韓子之言曰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柳子之言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嗚乎二家之言盡之矣二家之言蓋言爲古文之法也而吾以爲爲時文之法能取諸此則時文莫非古文也而何爲必欲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也耶故吾謂古文之亡亡于時文而時文之亡亡

于豎儒老生吾今以古文救之雖有豎儒老生執其說而與吾爭而適以見其叛聖侮經自與于無忌憚之甚而已矣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既持是以爲是非去取而又著其說如此世有好古篤學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爲然相與振興古文一洗時文之法之陋則茲書其嚆矢也夫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制義之有大題小題也自明之盛時已有之而小題尤號爲難工蓋小題也者其勢最爲偏仄而其法律更爲謹嚴往往有毫髮之失而遂至於千里之隔者譬如行於深峭之澗危石當其前飛瀑懸其左而下臨於千尋之潭境窮路絕攀蘿援縷而過稍一失足則墮於深淵而莫知其所止此其難也然有習於此者色不變而目不瞬舉步自如輕身而飛度若是者何也久而熟焉故也及至于險過隘出而之乎康莊之途據鞍顧盼而縱其馳騁夫何難之有哉故夫小題者文章之峭澗也而

大題者文章之康莊也今夫大題也者其體崇其勢閎
濶固可以縱其馳騁然而其法律之謹嚴要無不與小
題同夫惟久而熟焉于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吾聞有
明先正之爲制義也小題時時不釋手雖臨場屋猶作
小題數十篇故先正大題文之工由于小題文之工也
今之學者務爲速化之術往往棄去小題不觀後生小
子甫執筆學爲文卽皆從事於大題譬如仄徑窘步未
嘗涉歷氣浮力弱而遽試千里之驥銜勒不施韁轡俱
絕其勢未有不顛仆者也往余與汪君武曹嘗慨嘆及
此思欲維挽風氣當從小題始會今年南宮試士得雋

者先後郵致其平居所作制義不啻數千首因相與決
擇其最工者大題小題各爲一帙要皆有當於吾之所
云云者爲之排纘點定而去年秋二三友朋舉于鄉者
其所授行卷亦間附焉於是次第刻于吳中適小題先
成因著其說如此以告世之學者欲工於文章當從此
書始也

徐文虎稿序

頃余移家秦淮之旁閉門窮居鮮所與來往而里中徐君文虎與其兄位三輒相時過余先是位三已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而文虎猶困於諸生且十餘年或有爲文虎傷之予告之曰君亦知夫燕人之賈於閩者乎燕齊之間饒棗栗常以之誇示於四方而閩之南有離支者丹囊絳膜有皺玉星毬之稱剖而食之其甘芬浸齒舉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敵也燕人賈於閩閩人餉之以離支燕人食之唇敝舌裂咯咯然吐之於地瞠目熟視而嘆曰嗟乎是安能及吾鄉之棗栗乎他日見苦李之

棄于道酸棗之垂於庭擷而拾之以歸徧示賓客曰此
閩之所產也閩之人皆笑之文虎之文乃閩之離支也
不幸而遇燕人之唾棄彼且搖手相戒以爲鳩毒莫過
於是宜乎南中之苦李酸棗充滿羅列于燕市也世有
不爲燕人者而文虎之離支庶其得售乎曾文虎屬余
爲其稿序余因卽書此以歸之并以示位三其以余言
爲然否也

方百川稿序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臯兄弟皆有道而
能文者靈臯之文雄渾奇傑使千人皆廢而百川之文
含毫渺然其旨雋永深秀兩人皆原本于左史歐曾而
其所造之境詣則各不相同也靈臯客遊四方其文多
流傳人間百川閉戶窮居深自晦匿世鮮有見其文者
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
甚於靈臯頃余家青溪之涯距二方子四五里而近時
時相過從得盡讀兩人之文往往循環雜誦不忍釋去
已又悲世有佳文使之沉淪里巷之中畧不知惜而紫

色蠹聲世相與尊崇推奉使之志滿氣得以爲當然良可嘆也今年靈臯北遊餽其口于涿鹿而余亦賣文燕市未有過而問其直者將遂歸老江上灌園自給與百川兄弟寂寞著書以俟之於後世而靈臯自涿鹿貽書于余曰知吾兄之深者莫如戴子是宜爲文以序之嗚呼余自從事于文章舉世不以爲工獨二方子環堵一室相與咨嗟吟誦人皆笑之今又以序方子之文也適增其笑而已矣他日歸當盡取百川之文次第排纘爲闡發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且刊以出之于世而今爲聊且書其梗槩如此

朱翁詩序

無錫朱翁與余同客於宣武門之西偏曰寄園蓋且月餘一日出其詩示余多鏗然可誦之句而其讀史諸作幽憂激楚哀音怨亂余感其意而悲之翁好遊遊輒有詩紀之翁爲人落落穆穆而其意念直不可一世其詩亦不輕以示人獨行吟燕市中無所遇嗚呼俗之衰久矣非獨其仁義道德功名之際蕩焉無餘雖以詩文之末伎而天下皆懵不知其事宜乎翁之垂老無所遇也吾讀杜子美之詩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又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子

美之才氣天下無雙顧潦倒終身而時時步庸人之後
塵分昏愚之一飽豈不痛哉翁之詩雖遠不及子美而
遭逢之畧同則固有可感者今翁且挾其書并詩以歸
誓終隱于烟水之間不復出翁至是始悔其出乃欲爲
鴻飛之冥冥于人世已不復置其一喙而吾猶諷諷焉
爲之悲憐其過其猶燕雀之見也夫吾聞無錫有隱君
子曰陸紫宸方躬耕巖澤之間而吾友劉言潔窮臥城
南終年不出戶外此兩人皆與翁交翁歸而以吾言示
之其必有蹶然而興喟然而嘆者矣

闕里紀言序

闕里紀言者湖州宋豫菴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自少沉
浸反覆于宋五子之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而傷邪說
之橫行也人心之陷溺也聖人之道之不明也作闕里
條議如千篇遂乃渡江涉淮踰濟至曲阜謁闕里志其
所見聞又如千篇共名之曰闕里紀言而刊布之于京
師冀世有讀其書而行其說者余考其旨大抵定邪正
之辨補典禮之缺正世俗之謬而於佛氏尤痛絕之不
少假刊且成屬余序之余少而失學長而羈滯流落于
聖人之道茫不見其津涯其何能爲役然竊以謂先生

之說雖未果卽能行而留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折衷考訂則是書之刊亦不可以已也今夫佛氏之爲患也莫大于竊吾儒性命精微之旨以爲明心見性而其最淺陋惑人之甚者莫過於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說佛亦自知其妄也曰吾特寓言以驅天下之人之入于善也已則誕妄而欲人之從已佛至是亦悔其窮矣而世俗靡然從之相與叛聖以媚佛者在吾儒之徒爲甚先生以篤老之年山澤之臞不憚辭而闢之呼號痛切攘臂扼腕而與之爭彼佛氏之徒聞之以整以暇不動聲色而吾儒之徒皆爲之固其壁壘樹之旗幟相與裂眦皆大

呼按劍傳刃于先生以快彼之心而後已則爲吾道患者不在于佛氏明矣故佛之佛易去也儒之佛不易去也明心見性之佛易去也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佛不易去也士苟有志者共伸討賊之義而毋操同室之戈使儒之佛還而爲儒則佛之佛不攻而自破使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佛不得逞其說則明心見性之佛亦沮喪而不振安知不由先生是書爲之嚆矢也哉

小學論選序

文章風氣之衰也由於區古文時文而二之也時文者時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今之經義是也至於論者則羣以爲古文之體而非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遂終其身而莫之爲夫經義者天下之人童而習之至於白首而猶茫不得其旨趣而况於論者羣震以爲古文之體且又以爲非功令之所在而終其身而莫之爲以朝夕從事於時文猶茫不得其旨趣之人而使之爲古文宜其驚愕皇惑而不能執筆也頃者功令又以小學論一篇

試童子與經義而並行則是時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將又在於論論亦且化而爲時文時文之謬悠庸爛浸淫蔓延屢救而不能振於今數十年而今又以其謬悠庸爛者出而爲論於是乎經義與論且同歸於臭敗而後已嗚呼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今夫經義之與論也雖皆古文之派別而其體製亦各有不同者今之經義則代聖人賢人之語氣而爲之摹擬其語脉之承接於題之上下文義皆各有所避忌蓋其法律極嚴以密一毫髮之有差則遂至於猖狂

凌犯斷筋絕臏而其去題也遠矣至於論者則可以出已之意見反覆辨難窮盡事理以求無餘蘊而於題之上下文義不必有所避忌但須斟酌損益而不使輕重賓主或至倒亂於其間今或一以經義之法繩之徘徊四顧左支右吾而謂上下文之亦當有所避忌是烏知夫論之體製者哉且夫世俗所言作論之法又大有謬悠庸爛而不合於古者曰論有冒有項有腹有腰有股此等之言皆似是而實非者也夫文章之爲道千變萬化眉山蘇氏之所謂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馳騁排蕩離合變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旣成視之則章法

井然血脉貫通迴環一氣不得指某處爲首某處爲項
某處爲腹某處爲腰某處爲股也而方其作之之時亦
未嘗預立一格曰此爲首此爲項此爲腹此爲腰此爲
股也天之生人也妙合而凝形生神發而必預立一格
以爲人曰如是以爲首如是以爲項如是以爲腰腹如
是以爲股肱手足也而人之生者少矣故曰文章不可
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於是乎始衰而或者又追
咎於始爲之者曰其禍實始於眉山蘇氏夫以蘇氏之
奇才橫溢而謂爲謬悠庸爛者導之以先路天下之謬
悠庸爛者比肩接踵不可勝數此輩雖至愚妄亦未有

自命爲蘇氏者今皆號之曰此蘇氏也是亦猶見里之
醜人捧心而曠其里遂以號之曰此西子也而因以詬
西子之不美也此所謂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
正之哉嗚呼外間所論之俗法其說相沿已久今 功
令初頒而羣又鼓其說以迷惑幼學之士使經義與論
同歸於臭敗而後已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是編文凡
百二十篇其平居與三數友人授徒之作以及一二先
達與夫督學使者之所爲課擬且五十篇而唐宋大家
及有明諸先輩之文題之見小學者亦稍稍附入焉或

曰其文甚高恐幼學之士學之而不能以驟入無已則又合坊刻諸選本而擇別之得文踰六十篇爲之芟其繁雜闢其蕪穢陶汰潤色共訂爲一集雖不得盡謂之古文而要使天下幼學之士漸去夫謬悠庸爛之習論之體旣正而經義之與論同爲古文之派別者亦浸尋漬漸以合於古此則余之區區以古文爲時文之意也

丁丑房書序

歲丁丑武曹論次新進士之文而自姑蘇以書召余於青溪曰願與吾子共商之也比余至而書已垂成余以已意增入之者且百篇旣卒業而語於武曹曰經義之文自天順以前作者第敷衍傳註或整或散初無定式而成化以後始有八股之號嗣是以來文日益盛而至於隆慶及萬曆之初其法益巧以密然而其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未之有異也今之論經義者有二家曰鋪叙曰凌駕鋪叙者循題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倒置以爲此成化弘治諸家之法也凌駕者

相題之要而提挈之叅伍錯綜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以爲此史漢歐曾之法也於是言鋪叙者則紕凌駕言凌駕者則紕鋪叙兩者互相詆訾而莫之有定余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夫爲鋪叙之說者舍史漢而近取法於成化弘治此則便於不學無文之人亦自知其說之不可以通乃復爲之說曰學者代古昔聖賢而爲言誠宜以題還題而不可以已意與乎其間夫彼之所謂以題還題者不過循題位置尋討聲口兢兢不敢失尺寸言之旣無文而於理道曾不能有毫髮之發皇此則謂之未嘗爲是題

可也非以題還題也吾之所謂以題還題者必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無用之卮辭不切之陳言無所得入乎其間此則所謂以題還題也史家之法其爲一人列傳則其人之鬚眉聲欬如生及其又爲一人列傳則其鬚眉聲欬又別矣蘇子瞻論傳神之法曰凡人意思各有所在頰上添三毫者其人意思蓋在頰顙間也吾以爲一題亦各有一題之意思今之論文章者不論其意思之所在一槩取耳目鼻口具而已而反笑傳神者之爲多事不已陋乎或者曰如子之說則將以凌駕爲主乎余曰夫文章者無一定

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以凌駕爲主者是又立一格以爲文也余非有意於凌駕但取其相乎題以立言者而已其相乎其題者相其題之意思之所在也吾取其相乎題之意思以立言者而彼以吾爲主於凌駕夫安知文章之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原未之有異乎今夫成化弘治諸家之文具在其鴻文名篇世所號爲鋪叙者未嘗不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非如今之講鋪叙者僅僅循題位置尋討聲口遂以爲盡題之能事也特其時風氣渾樸含蓄不盡故但見爲鋪叙而不知其

鋪叙之中未嘗無凌駕者在也至於隆慶萬曆以來其法益巧以密人但見其爲凌駕而不知其以題還題者無以異於成化弘治諸家蓋又以凌駕爲鋪叙者也嗟乎四書五經明道之書也而旣以命之題而爲之文則涉於文章之事矣吾未聞文章之事而可廢夫史漢歐曾之法者吾以史漢歐曾之法告天下而天下且曰經義之文無所事此夫文章之事莫大於經義而以爲無所事此則惑之甚而已矣武曹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古之聖人敬授人時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夫推測盈虛以通曆數是亦知天之學而博物君子之所尤宜用心者也吾聞之先輩顧寧人之論曰三代以上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仰以觀于天文自後之儒者空疎不學于天文尤甚而遂以是爲疇人曆官之事于是荒徼海外之人皆得傲之以其所不知而西學之入中國無不

從而震之然其說不主于占驗以爲天象之變異皆出于數之一定而于人事無與焉君子譏其邪妄爲已甚矣獨其所爲測天之器與其諸所爲圖志實亦精且密與中國之法大抵多同而亦不無有異者如一經星也有西法之所有而中國之所無者有中國之所有而西法之所無者要當博採而兼收之其說不可盡廢此梅君爾素中西經星同異考之所爲作也往在燕市獲交于爾素之兄定九定九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精于曆學直超出從前諸家之上其所作曆論及中西算學通常屬余序之余諾而未果爲蓋定九時時欲傳其絕學于

世頗屬意于余而余亦欲得定九親相指授洞悉其源流體會其精要而後乃敢序定九之書乃皆以饑寒餽口于四方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至于今而此志未遂所爲誦寧人之言而抱慙不能自己者也今余讀爾素之書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攷其同異多寡爲古歌西歌以著之使覽者一見了然而其說詳見于發凡九則余讀之而嚮時願學之意益復津津然動矣今聞定九將自閩歸而余倘得稍暇無事卽褰裳涉宛水登敬亭訪爾素兄弟而就學焉以酬曩昔之志其未晚乎爾素曰此某兄弟之志也遂書之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余性好詩而不工爲詩其于人之工爲詩者必求而讀之涵泳諷誦常循環往復而不厭然而近者詩學荒蕪其有當于余心者或幾乎少矣往在燕山嘗爲一二友人作詩序爲指陳今日詩學之弊以正告天下而見而駭之者皆以爲非是是故余之戒爲詩序亦數年于今矣已卯之秋宣城程偕柳過我于秦淮旅舍出其詩一卷曰淮南遊草示余余讀之而油然有當于心焉微偕柳之請則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逞者其言有

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爲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以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此余向之所歎爲荒蕪者也偕柳以今年四月自宛上游邗江道塗所經共得詩若干首所謂淮南游草者也摹情綴景婉麗可風而至于朋友骨肉離別會合之際其藹然之意溢于格調之表者要不足以盡偕柳之志與情而偕柳之志與情亦從是可知已矣此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夫自廣陵瓜步至於金焦北固皆余之所常游者平生不工爲詩而無以寫其勝槩以寄其憂思今讀偕柳之詩不禁其蹶然而起也偕柳見焉偕柳其爲余求而一讀之

之外舅曰梅君雪坪江淮間推爲能詩者也而余未之見焉偕柳其爲余求而一讀之

已卯科鄉試墨卷序

以四子之書幼而讀之卽學爲舉業之文父兄之所教
督師長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
達非是塗也則無以爲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
于此而鼓舞踊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
老終身鑽研于其中吟哦諷誦揣摩摹習熟相與揚眉瞬
目以求得當于場屋若是之專且久則宜其見理也明
擇言也精各自出其心思才力以縱橫馳騁于世然而
其于四子之書之精微義蘊茫無所得其毫釐而出言
吐辭非鄙則倍且其所爲鄙倍者又非盡出其所自造

憂患集傳
而雷同鈔襲大抵老生腐儒之唾餘雄唱雌和自相夸耀及其入于場屋則以此書之于紙而獻之于主司于是乎有得有不得焉其有得有不得者非其所爲之有工有不工也以爲有時命存焉而得之者輒舉而歸其功于所爲之文矜倨護惜惟恐人之摘其疵謬當其氣滿志得之日而固已臭敗而不可近矣夫以終身用力于其中旣專且久出于精神意思之所注而鼓舞踊躍以赴之者止成其爲鄙倍之甚不越宿而已臭敗不可近焉況乎未嘗用力于其中非其精神意思之所注而又無教督勸勉講習之人舉業而外如古文辭又由古

文辭而上之至于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凡聖人之大經大法而佞佞焉一無所知固其所也嗚呼大之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不知次之古文辭之茫如而其所爲舉業之文得當于場屋者又臭敗而不可近雖其富貴利達之僥倖而獲而固已爲有志君子之所不屑矣今夫有志君子之所爲也必不肯苟焉以同于衆人衆人之所趨未有不在于鄙倍而其所好未有不在于臭敗者也君子非一切故與世乖異獨其見理不可以不明而擇言不可以不精者文章之道固莫外乎此也夫四子之書自晚周歷漢及唐千餘

年。至宋而始明。宋之儒者。辨晰之于錙銖毫髮之間。已無不達之旨。後之人。卽不能發皇恢張。而于宋儒之書。曾無所尋繹。與夫尋繹之而不得其旨趣。是亦猶日月出而不見其明。雷震動而不聞其聲。率天下之人。而龔贖之者。舉業之文。其一矣。君子者。沉潛于義理。反覆于訓詁。非爲舉業而然。引伸觸類。剖悉毫芒。于以見之于舉業之文。實亦有與宋儒之書相發明者。且夫言之行世。而垂遠。則又不可以無文。君子冥心孤詣。其于古人之載籍。沉浸醲郁。得其精華。而去其糟粕。舉筆爲文。灑灑自遠。雖歷年之多。而常新不做。此所爲擇焉而精者。

也。衆人之志滿氣得者。方共笑爲迂濶。以爲進取之無望。而究之。鄙倍者未必盡得。而君子未必盡不得。迨夫霜降水落。是非較然。妍媸異態。獨君子之文。常存于人間。而向之臭敗不可近者。已灰飛烟滅。而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歲己卯秋。當鄉舉之期。凡得當于場屋之文。余皆次第觀覽。而江南浙江。則主司親授。余全卷。山東江西。亦有全卷。流布至于順天。以及他省。所見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見。排續爲一書。凡得文三百二十篇。其中豈無有志君子見理也明。擇言也精。而不肯苟焉。以同于衆人者。顧徃徃不可多得。而

所爲鄙倍之甚至於臭敗不可近者雖欲盡汰之而亦有所不能于是得失互見瑕瑜不相掩而各爲畧指其美惡之所在苟有覽之而瞋目變色勃然以起者固已不問而知其爲衆人也而余之所望于有志君子者由舉業而上之爲古文辭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聖人之大經大法凡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悉以舉業之心思才力縱橫馳騁于其間而不以四子之書徒爲進取之資是則余區區之志也

方靈臯稿序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一時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爲姍笑居久之方君靈臯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遙相應和蓋靈臯兄弟亦余鄉人而家於金陵者也始靈臯少時才思橫逸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涯涘已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濬發其心思一以闡明義理爲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雕刻鑪錘寤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臯自與余往復討論面相質正者且十年每

一篇成輒舉以視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

余心靈臯卽自毀其稿而靈臯尤愛慕余文時時循環
諷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而
靈臯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臯一家之文也靈
臯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輒時有獨得而余平居
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與靈臯互相師資荒江墟
市寂寞相對而余多幽憂之疾頽然自放論古人成敗
得失徃徃悲涕不能自己益用是無意於科舉而唾棄
制義更甚乃靈臯歎時俗之波靡傷文章之萎蕪頗思
有所維挽救正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
清風氣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臯遂發解

江南靈臯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臯之得售而知風氣
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而靈臯屬余爲序而行
之於世嗚呼自余與靈臯兄弟相率刻意爲文而佗僚
矢志莫甚於余迴首少時以至於今已多歷年所所爲
冥心獨徃者至今猶或貽姍笑今幸靈臯以其文行於
世而所爲維挽救正之者靈臯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
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所賴以鼓舞振起
者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持是以間執鄉人之口
也於是乎書

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至今流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於家距今踰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洛請序於余而屬爲刊而行之於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所不至至於文字之可以公之於世者卽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沒焉必思所以流傳於不朽故古之作者賴有賢子孫爲之表彰不致泯沒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遺書數百年而卒顯于世

此孝子慈孫之所當效法者也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
欲勒爲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畧具而今僑寓秦淮
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異世有
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
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
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
嗚呼祖父死不數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讐其終
必至於磨滅倘見此集而比量于白氏之裔孫吾不知
其顙有泚而汗浹于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牽連及
之至于仁甫詩餘之雋妙則當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搏

九霄而今詞家之所共宗仰者也故不著

北行日記序

往余居鄉以教授餬口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內歲得一
環兩環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
日卽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
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役則
始於歲丙寅之冬距今十五年往反奔走徧歷江淮徐
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凡數萬里每行輒有日記余性
懶不自收拾往往多散軼而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
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反金陵
有南還日記付祁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

無從尋覓而今年春字綠自福州來金陵偶檢北行日
紀稿歸余余讀之而歎曰嗚呼客遊之困未有甚於余
而馳驅奔走之無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陶淵明詩曰饑來
驅我去出門何所之以余之狷隘憂憤滿懷而僕僕於
朝市之間所往而輒躓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爲此
者誦子路之言與淵明之詩其亦可泫然而流涕已矣
易曰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是三者余皆無之方其
始謀出門多方假貸經營數月而後成行行李畧具而
已途中所食皆粗糲往往閱月不能肉食舟車之費皆

從節嗇猶有資用乏絕之患其於陸行也余與奴各賃
一騎執鞭者見余書生則大喜往往多索其直一切頗
不用命而騎又多不良且善驚雖執轡甚謹猶時時遭
顛仆行淖中尤危險往往泥塗被體衣被盡溼而逆旅
主人與執鞭者表裏爲姦每於常直外多索錢信信張
目視髮盡豎如其言償之乃已此在北方爲甚一勺之
漿一杯之酒非數倍其價不可得也其於舟行也舟子
尤多桀黠時時勞之以酒食乃喜而余每乘舟風輒不
利或日行數里或日行數十里小舟如葉坐卧不能伸
脊見他舟之順風行者甚羨之而余平生未嘗遇順風

真可怪也其或資用既竭不能獨賃一舟則與途人共賃一舟廝養走卒輿夫皆不擇與之雜處彼亦引吾爲曹偶喧譁叫囂其困尤不可一刻安其行以暑也雞未鳴卽起及早涼行數十里日漸當午則熱氣薰蒸喘息皆欲絕車馬所踐踏塵土颺起撲面目不能開日晡小歇食於旅店食中皆雜塵土不能擇也每日行百餘里而宿西北方無牀以土爲炕壁風之所聚處噉人肌膚遂成瘡疔至於舟行則不能設帷帳蚊終夜集於身以手撲之血滿掌惟於冬寒之時頗以舟行爲便無風雪霜露之侵而陸行當嚴寒手足皆僵如痿痺冰結於髭

髯冷氣徹骨抵暮以厚直買束薪燒之良久乃得煖氣肌膚漸甦寢纔安而圍人已趣之起矣關津之設也如密網商賈之船皆早已輸稅餘舟次第過邏者猙獰林立岸上一舟過輒一人躍入舟衣被皆開視勢如虎狼舟中人皆震恐雖無絲毫之匿亦必稍稍賂之乃去而西北有響馬賊禦人於途懷重資者惴惴懼不保性命東南則多竊盜乘夜爲暴亦或殺人而余行李蕭然襍被之外無長物晝夜幸皆無驚嗟乎古之人濡手足焦毛髮勞其身以爲天下經營拮据其勤苦豈特如此而已哉而余所處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計而猶不能遂窮

巖斷壑之中必有高人逸士起而笑余者矣余之遊四方以賣文爲生自文體之壞也是非工拙世無能辨別里巷窮賤無聊之士皆學爲應酬之文以遊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譎諛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世皆熟視之若無覩而余性疎慵頽放卽已亦自厭之而不能改宰輔大官相見一揖之外無他語酒酣論世事咄嗟吁嘻旁若無人人頗怪之然諒余之無他多不以禮數相責而余文章之名故在四方所至必有主人延掌書記或遣子弟受學然大抵皆出於耳食計日傭賃而已未有行度外之事而給余養

親隱居讀書之費者而倡優便嬖之徒居其門下者輒傾困倒廩以與之而無所惜昔白居易爲元稹作墓誌謝文七十萬皇甫湜作福光寺碑凡三千字裴晉公每字酬以一縑湜大怒以爲太薄以今視昔文章輕重風尚美惡竟何如也嗚呼客遊之因果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余性硜硜自守生平於非道義雖毫髮不苟取士大夫中雖號爲深交平日以文章道義相砥礪一旦出而連城數百里世俗所稱美仕然亦罕有念及憔悴窮愁之故人以一函來問卽余亦未嘗一往謁也故余也非賣文更無生計今

且世事愈變文章更無所售雖狡譎佞之徒皆易術以去而余抱區區無用之學舉世不知之技以浮沉於遊士幕客之間所謂操隋侯之珠而以彈鵲者也至是而愧悔交集不覺其汗之浹於背矣前年之秋老母謝世方當營一坏之土與先君子合葬則爲子之事已畢矣而余年近五十未有子息平生欲著書一二種而購求遺書之費復頗不訾今雖稍稍畧具而所購未備不敢聊且命筆恐皆不能成就將遂舉手謝時人以去獨身處荒山中拾橡煨芋以終餘年不復能遠役矣偶因讀北行日記而書其志如此時庚辰二月

庚辰會試墨卷序

歲庚辰南宮會試之役天下士集于禮部者數千人既登第者凡三百人其場屋文字號爲墨卷者流傳江南余所得見僅一百五十四人之文凡四百餘篇因就其中選而錄之凡一百餘篇爲刊而行之于世因復取去年冬所定已卯鄉試墨卷詳審擇別汰其半存一百八十餘篇合之會試墨卷凡二百九十餘篇旣卒業而序之曰制舉之文之有選本也自萬曆壬辰始也而旁有批點則始自王士驥房仲於是選家濫觴而是非得失錯見互出余乃益以知文章之無定論而是非得失誠

不可以爲據也夫士從事于制舉之文每三年而一試其獲雋者宜其文之無不工也其不工者宜其爲主司者之所斥而不錄也然而撒棘之後其墨卷次第入于選家之手選家不一其人輒無不精慎以從事丹鉛甲乙分別黑白曰某也工某也不工其議論斷斷足以補主司之所未及是亦不可謂無關於文教及刊本四出而此之所非或爲彼之所是此之所取或爲彼之所棄嗟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論將安所定哉且夫選家者大抵多布衣諸生日習爲制舉之文非荒疎鹵莽以從事者之所可比又其爲時甚寬優游整暇以卒

業非若場屋之中刻日竣事則宜其論之衷于一也而是非去取亦卒無一定而況在場屋之中日不服給而目力有所不能盡遍者乎吾故以謂文章者未嘗無定論而非所語于制舉之文也夫同是制舉之文也此一人選之以爲工也而彼一人者以爲弗善也此一人者選之大書深贊以爲至善也而彼一人者亦選之而猶以爲不滿其意也吾由是而知場屋之中其取舍甲乙亦不過如是而已矣是故同此應試之人亦同此應試之文以一人而爲主司其取舍甲乙既定矣使易一人而爲主司其取舍甲乙必大相懸焉又易一人而爲主

司又必大相懸焉然則選文者而以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則亦惑之甚矣昔張大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耶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古人之虛懷得大體如此然則制舉之文必欲區區執成見于胸中而以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焉固已爲古人之所笑矣余草茅書生文章之事無有責焉而四方之士顧欲余有所選錄以爲定論嗚呼余論之不可爲定也余自知之矣

徐詒孫遺稿序

雲間汪建士刻余亡友青陽徐詒孫遺稿若干篇旣成而余爲之序曰嗚呼余天下之窮人也而所交多窮士其間潦倒困阨窮不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者往往多有如無錫劉言潔祁門汪獻其文章學問皆卓卓過人而膏志以歿至於詒孫死不以正命尤可悲而嘆也當丙寅丁卯之間余與詒孫先後貢於太學太學諸生與余最善者莫如言潔詒孫則僅識面而已而詒孫最善方靈臯靈臯與余同縣最親愛者也詒孫介靈臯以交於余而靈臯介余以交於言潔此數人者持論斷斷

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諸生皆號此數人爲狂士
已而詒孫言潔相繼歸而余與靈臯以賣文留滯京師
歲丙子冬聞言潔之訃余與靈臯爲位而哭明年春余
醵金歸葬言潔而靈臯亦南還又明年冬詒孫之友曰
吳七雲至自青陽訪余於秦淮之上爲言詒孫發狂投
水死嗚呼士之能自堅立而不與世波靡者抑已少矣
苟有其人必窮不能振舉世皆欲殺之以爲快鬼神而
助之以速其淪亡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詒孫故有幽
憂之疾不能自解釋靈臯嘗指余以示之曰君不見戴
子乎所遭極人世至窮之境而不能戕其生者能自解

釋故也吾子不從吾言必發狂且死可不戒哉詒孫聞
之矍然自失也而靈臯之言卒果驗七雲曰詒孫將死
爲書一函致戴方二子隨取燒之七雲因檢其遺稿付
余而建士素不與詒孫言潔相識以余故乃慨然欲爲
雕刻其文而言潔之文其家匿不肯出於是遂刻詒孫
文單行於世詒孫性狷隘不能容物而文亦似之故多
訐露之言善於雕鏤物態而言潔之文渾涵汪洋多澹
蕩之趣此兩人所爲文以視世之登高第者豈可同日
而道乃潦倒困阨不能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而詒
孫之禍尤烈余與靈臯每追憶舊遊未嘗不涕淚之橫

集也七雲收其遺文於敗篋故紙之中而建士爲表章
而出之於世此兩人可謂愛朋友好文章而余亦可藉
是以慰詒孫於九原矣獻其之文余採入他書者頗多
有故不復另刊而詒孫有妻弟曰孫涵士字渟淵能文
早卒往余在京師今順天巡撫侍郎李厚庵先生極歎
賞其試卷因問其平生於余余歸而欲述其語以達於
渟淵而渟淵已死一二年矣因附錄數篇於詒孫遺稿
之末蓋詒孫存時嘗爲余極稱渟淵今錄其遺文亦詒
孫之志也

方逸巢先生詩序

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苞皆工爲文章一落筆
輒名天下而先生工爲有韻之言跌宕淋漓雄渾悲壯
有古詩人之風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
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此其說非也吾嘗侍先生側竊
聞先生之論詩矣先生曰詩之爲道無異於文章之事
也今夫能文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富
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悉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而後舉
筆爲文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詩之爲道亦若是
而已矣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吾未見夫不

讀書者之能爲詩也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而第
於詩中求詩其詩豈能工哉蓋先生之論詩者如此吾
與先生二子過從甚密見先生時時手一編不置六經
三史不開卷而盡能舉其辭此先生之詩之所自出也
然則先生之詩固以爲文之道爲之是卽先生之文也
其所以教二子之爲文者卽以已之所以學詩者教之
而已矣而二子之稟承家法悉得先生之詩學以爲文
其所爲跌宕淋漓雄渾悲壯者猶之先生之詩也故人
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
通者其說非也嗚呼世之學爲文學爲詩者舉未有能
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其荒蕪榛莽而不
可救者又豈獨詩與文爲然哉此吾所爲讀方氏父子
之詩與文而喟然而嘆也

杜溪稿序

杜溪稿者余友朱君字綠所爲古文也字綠家宿松之杜溪因以爲號其稿凡數十萬言屬余序之且曰吾之文章非吾子莫之傳焉嗟乎余之自廢棄也甚矣流離奔走枯稿憔悴之餘舊學盡失而字綠之才氣橫絕一世其奇偉博辨之作視余不啻倍蓰過之余嘗以謂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余雖有志于文章而家貧多事不能著書今得字綠歸然傑起卽余亦可以輟筆而字綠猶愛慕余文特甚且以傳其文見屬此以知字綠之虛懷樂善而其文且日進而莫可涯涘也余荒陋無能爲

役然字綠之請不可以辭則仍舉曩日之所以語字綠者言之而已矣余嘗與字綠言曰世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人所謂百世之人者生于百世之後而置身在百世之前唐虞之揖讓於廷而君臣咨警吾目見其事而耳聞其聲也南巢牧野之戰吾親在師中而面領其誓諾也吾又登孔子之堂承其耳提而面命而與七十子上下其論也吾又入左氏太史公之室見其州次部居發凡起例含毫而屬思也以至後世戰爭之禍賢君相之經營與夫亂賊小人之情狀無不歷歷乎在吾之目是則吾生于今而不啻生于古自堯舜至今凡三千餘

年而吾之身已三千餘年而存矣而吾所著之書傳于後世而後世之人讀吾之書如吾之聲歎乎其側是則吾之身且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此之謂百世之人也若夫一世之人則止識目前之事而通一時之變雖其至久遠不過百年以天地之無終極者觀之湏臾而已矣乃若生于一世而一時之事猶惜不能知則莊周氏之所謂朝菌也蟪蛄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安得百世之人而與之言百世之事哉既以語字綠輒自顧而嘆而字綠聞之未嘗不奮袂而起舞也余與字綠年相若余之學古文也先于字綠而字綠之爲古

文余實勸之乃余與字綠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者凡七年至是遇于金陵而字綠之志益高讀書益勤而文章日益工嗟乎以余之幽憂多疾精力漸衰迴首曩日著書之志已自廢棄所謂百世之人已屬之字綠而余之與朝菌蟪蛄相去幾何此所爲序杜溪稿不禁輟筆而三嘆也余將歸隱故山與杜溪相距二百里而遙尚欲網羅散軼一酬曩昔之志苟有撰著必是正于字綠而後存則余之文且賴字綠而傳也而余又安能傳字綠之文哉金陵龔君孝水朱君履安方校讐字綠文字間余言而善之皆曰戴子之言是也遂書之時庚辰十月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世之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而爲之摹寫其精神彷彿其語氣發皇其義理若是者謂之經義其體爲古文之所未有發端于宋至明而窮極變態斯亦文章中之一奇也其道譬之於畫家之寫生者也寫生之技莫妙於傳神然亦莫難於傳神古之能傳神者推顧陸蘇子瞻稱引顧虎頭之言而推廣之以爲傳神之難在目其次顧頴日與顧頴似餘無不似者脣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吾以謂經義者擇聖人之言而命之題每一題必有一題之目焉顧頴焉脣與

鼻口焉然而傳神者必知其人之意思之所在而乃舉筆貌之況以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苟不深知聖人之意則亦安能爲聖人之言耶夫能知孔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孔子能知孟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孟子其宛然一孔子一孟子者是爲能傳孔子孟子之神者也孔子孟子之神卽其題而已具者也今夫題之日與顴頰者其義理也題之眉與鼻口者其語氣也目與顴頰之精神得而眉與鼻口之精神亦無不得矣且夫有一題必有一題之神苟爲不得其神則注視者一人而無毫髮之似

衣冠形骸之徒具而與其人無與也今之作者大抵盡衣冠形骸之徒具者也甚或衣冠形骸之亦不具者也豈可以代聖人而爲之立言乎嗟夫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什乎已百乎已者其意已非吾之所能測況由什已百已而上之至於聖人欲知其意而爲之傳其神也此實難矣子瞻又言傳神一道法當於衆中陰察之然則欲得聖人之天亦不可無以察之矣夫惟沉潛反覆於論語孟子曾子子思之書以及易詩書春秋禮記與夫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之所論著考亭之集注并其師弟子間往復辨難各問之言貫穿融洽怡然理順渙然

水釋因遂旁涉於左國莊屈荀韓馬班韓柳歐曾蘇王之文章夫而後一題入手相其神之所在而舉筆貌之而聖人之天可察而聖人之意可得矣至於子瞻之所謂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此又作者自有其天不可學而能亦未始不可學而能也余少從事於經義卽厭世俗之文而惟有明先輩之是尚以謂此經義中之顧陸也自是窮搜博採而大題文及小題文各選錄千餘篇多世間之所未見而亦不拘於科目凡諸生未遇者之文皆入焉余之經義大抵多得力於此而今歲之春友人張子山來張子逸峰謂不可以不公之於世於是

爲余次第排綴更加擇別先出其小題文刊而布之復恐卷帙繁多學者難以卒業爲刪去其十之二三工旣竣而余乃以傳神之說發明經義之爲道以告今之作

者毋衣冠形骸之徒具並衣冠形骸之不具而因以爲得聖人之意又勸之以悉屏去世俗之文而一意諷誦研窮於此書則人人皆顧陸也

汪武曹稿序

吾友汪子武曹刻其所爲舉業之文而以書貽我於秦
淮曰願有言也夫舉業之文號曰時文其體不列於古
文之中而要其所發明者聖人之道則亦不可不以古
文之法爲之者然天下人人爲之而人人舉莫能知之
背義傷道剿說雷同相習而莫悟其非蓋舉業之名存
而實亡也久矣武曹乃以先儒之旨前輩之法爲之正
告天下天下之從事於舉業者乃恍然悔悟其嚮者之
非而思改其所爲非汪氏之書不讀也風氣於是爲之
大變而武曹所自爲之文要自橫絕一世所謂以古文

憂思集傳金
爲時文者吾於武曹見之是則舉業已久亡而實賴武
曹以存之也嗟乎武曹志豈嘗欲存舉業之文者哉武
曹之言曰時文興而先王之法亡世之從事於舉業者
冥冥茫茫不以通經學古爲務其於古今之因革損益
與夫歷代治亂廢興之故無所用心於其間則雖其文
辭爛然而識不足以知天下之變才不足以應天下之
用是舉業之有累於先王之法也余嘗與武曹讀書蕭
寺相與抵掌扼腕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此而武曹熟諳
前代典故其利弊變更言之洋洋纒纒無不洞悉其源
委酒闌燈炮解衣磅礴余聞之未嘗不爲之色飛而起

舞也顧武曹抑鬱不得志第以舉業教授生徒念時文
之是非關人心之邪正俗學紛起講解訛謬於是正其
闕失明其旨趣而聖人之道以大著夫聖人之道著是
卽先王之法存也故夫武曹之於舉業以不存者存之
也嗟夫舉業者人爭爲之而適以亡之武曹本不欲存
之而適以存之然則讀武曹之書與讀武曹之文者其
亦可以悲武曹之志矣武曹古文辭深得司馬歐陽家
法區區所爲時文卽武曹亦不欲自存顧自時文興而
古文亦亡頃者余與武曹執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正告
天下而真能以古文爲時文者武曹而外余未之多見

也是則時文賴武曹而存而古文亦存而先王之法亦未嘗不存使時文而皆如武曹也則雖存之可也

九科大題文序

自乙卯丙辰至于己卯庚辰其間爲鄉試者十爲會試者九余選此九科之文分爲三集曰墨卷曰大題文曰小題文將次第刊刻而布之於世夫此三集之選何以始于乙卯丙辰也曰以晚村呂氏之選終于壬子癸丑也今夫制義之有選本也始于萬曆壬辰而自乙卯而後日益多且盛至于一科之文其爲選本輒有數百部順治以來猶有數十部迄今日而或不能盈十部其多寡雖懸殊而文之不可無選本與選本之未必盡美也則已非一日矣蓋昔者有明之季東鄉艾氏嘗深嘆以

謂天下之爲選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權其轉移人心乃與宰執待從及督學之官等而深有望于大儒者爲之別黑白而定邪正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取余考艾氏之時文詆疊起而諸選家爲之揚波助瀾以故文日益趨于衰壞艾氏乃不顧時忌昌言正論崇雅黜浮而承學有志之士聞艾氏之風而興起者比肩接踵然而艾氏之爲書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後之論者猶有憾焉而近日呂氏之書盛行于天下不減艾氏其爲學者分別邪正講求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而溯之至于程朱之所論著由制義而上之至于古文之波瀾

意度雖不能一一盡與古人比合而推陷廓清實有與艾氏相爲頡頏者嗚呼文之難知久矣其謬迷顛倒而無所取裁不獨衡文者之不可憑也卽選家者亦徃徃是非邪正之莫辨蓋有佳文而沉埋于廢紙破篋之中者多矣而大書特讚乃在于臭腐爛惡至于義理之幾微疑似毫釐千里之隔尤不能爲之剖晰而辨別吾讀呂氏之書而嘆其維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雖其興起人才不能如艾氏之盛而古今運會之際要非有可以強而同者而二十餘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人知僞體之辨實自呂氏倡之自丙辰以後之文呂

氏無所點定而其家有三科述評一書三科者自丙辰
而已未而壬戌或曰卽呂氏作或曰非也呂氏以癸亥
歲卒而其後數科之文多有遠盛于前惜乎呂氏未之
見也而余爲編次斯集以補呂氏之所未及亦使讀者
可以考數十年來文章之盛衰得失而艾呂兩家之緒
言猶可于此書得之也

憂患集偶鈔

答某書

桐城戴名世田有

辱書具言時文風氣之說而欲決之不肖以定其所從
夫足下之勤勤用力於時文者豈非爭一時之進取而
亟亟求得舉耶而欲決之不肖又豈非以素相愛且稍
有知識言或可採必不誤足下之舉耶不肖草鄙之人
抱膝荒江絕意世事況區區者旣不能爲而世俗所謂
得舉之文且又不諳至於以平生之所知識告足下將
萬萬不得舉非所以愛足下也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

夢思集傳錄
千里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夫千里馬不常有其利緩而駑馬日日售之其利急以不肖與足下平生相愛則請相駑馬足下試觀今之選爲上乘編以阜棧者有一千里馬乎知此則所從定矣風氣卑下如不肖輩放逸自廢之人始得以出其機杼聊自馳騁足下方從事於其間而必與之左是誤足下也足下書又極稱僕文字以爲難及夫足下所稱者時文耳往時嘗喜作之於今已不復作蓋不肖之所好而學之有得者又不在此吾子遽獎許過當是亦猶見驥之偶一長鳴舉步蹀躞遂以其絕塵之足盡在是矣此不肖之所以不敢教足下

相千里馬也千秋大業終當爲吾子一言之以非吾子今日所急故輒布區區惟勉旃自愛

與趙良治書

名世白平生好交游交游中如趙君極少在家時日
相過從不厭其數今來荒山中嘗獨念趙君不置以趙
君知我也蓋懷人之作莫工於國風不肖之於趙君殆
在雄雉二章之卒言矣知吾子之心與我同也嗚呼友
道難矣僕多誤良治亦多誤倏忽俄頃之間反覆變更
之際而以落寞之踪浮沉上下其安能有以合乎甚矣
夫世之衰也天下而莫不然也僅吾縣也哉名世一妄
愚人耳勞苦困餓拂亂空乏人皆笑之惟吾子深相哀
憐往往爲余泣下吾何以得此于足下哉非吾子莫以

知我非我亦無以知吾子之深也今吾顧有進于足下者足下愛我甚豈謂爲不然耶如是則請盡言而不諱可乎蓋世有好獵者一經顛仆而終身不敢乘馬足下天性誠朴謂人如己而信之太真以故常受小人之侮而一再顛仆旣一再悔矣意足下必且深懲前日之害謝絕交游而吾嘗觀之未見其然也不及此徐步安行而猶蹠躐于坑坎之途馳驟于污泥之阪則其害豈特顛仆而已哉蓋足下之病與余同而余又加甚焉凡余之所與友足下其亦見之矣其亦太息而痛恨之矣今不肖已自托爲枯槁無用之人人曰夫夫也其爲枯槁無用之人也歟此余之所以自藏者也今足下旣往之悔已無及矣將來之悔能不思所以免焉足下不以吾言爲不然則吾更有以效于足下者爲足下盡言之

與王靜齋先生

前日謁先生往復論議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尚有未盡
厥懷者不肖違時之苦如人之溺於江河未卽死而漂
浮於水上假有挈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
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
近者則如沉淪於千尋之淵鯨鱷之窟而水族萬怪爭
來吞噬雖有漁師木工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
施其勢非得習於泅水者濡沒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
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
之盜取玉卮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以錢易之明日

至而卮已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餽口之地奮飛
遠去以速脫於泥塗而先生輩猶曰徐徐吾圖之則終
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惟少加垂念不宣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爲足下道
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
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
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見之
及是而余購得此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
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
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犁支又得於
耳目之所覩記一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
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

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
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擦
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
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
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厖厖誌其梗概所謂
存什一于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
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于老將退卒故家
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
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
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

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
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
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饑寒衣
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
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竄流
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于各州郡書稍
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
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
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
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于明史有淡

夢見集傳金
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答伍張兩生書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間言語旣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術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于一于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于文章嗚呼其無以加于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

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
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
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偽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
之謂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區
跌宕于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日月不
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牢籠乎萬
存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
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
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
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臯視之九方臯

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真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
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淡油然以感尋
之無端而出之無跡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
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謾不可
信得其術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于物
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旣閒且遠
蓋有得于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
告焉吾聞爲方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卽傳其術
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居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故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壘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

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
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
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
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熳之章與夫考
据排纒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
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
乃其所以無所不有也僕嘗入乎浚林叢薄之中荆
榛胥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盡焉余且惴
惴然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
里雲烟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遊於渤海之濱

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洞湧恂怛四顧不復有人聞嗚呼
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
二十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智荒惑
又治生不給無以托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尚少可以待
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慙懼何可勝言
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
爲志者獨足下好學甚勤澁有得于古人之旨且不以
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
篋中文字自丙辰至于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天
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因彙爲一

憂患集傳卷之二
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
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
志然而未敢必也名世頓首

答趙少宰書

少宰閣下前日名世出都門閣下親枉車騎相送且言
文集刊已垂成欲得吾子序之名世南行二十餘日而
抵家家貧多事未遑以爲閱二月而於郵傳中得閣下
書云序不及待已使人代爲之矣名世江淮鄙人無爵
位於朝無聲譽於天下爲舉世之所共棄而閣下出持
節鉞入貳天官序閣下之文者皆公卿大夫而閣下猶
慙慙懇懇欲得不肖之序豈非以其人雖賤而其言尙
有可取耶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之象曰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有所爲而爲之之謂物不得已

而爲之之謂物近類而切事發揮而旁通其間天道具
焉人事備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謂物也夫子之釋乾之
九三也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惟立誠故有物苟
其不然則雖菁華爛熳之章工麗可喜之作中庸之所
謂不誠無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夫代人而爲之言者
彼之意吾不之知也彼之聲音笑貌吾不之見也吾之
意非彼之意也吾之辭非彼之辭也爲剽爲僞爲欺謾
而已矣今以不誠之人而事閣下以不誠之文而序閣
下之文宜爲閣下之所斥勿收而閣下顧使人爲之則
非閣下始所取於名世之心矣區區之誠尙欲自達而

代作之文惟閣下削而去之幸甚幸甚名世再拜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布衣窮居之士欲自刊刻其文念無以取重於世乃求序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賜之序則欣欣然以之自多不自多其文而多王公大人之序以爲榮耀夫文者必待王公大人而重則是孟子七篇成而必請序於齊宣梁惠司馬遷史記成而必請序於丞相公孫弘大將軍衛青也且夫意氣不足以孤行而後有所附麗言語不足以行遠而後思所以炫其名聲彼乞序於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觀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請之堅也亦不知其文之工

拙果何如率爾命筆不無過情之言人之見之者讀未終篇輒已掩卷而去而况於其所序之文乎是則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重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人之賢者亦不輕與人以序亦所以自重其序也今之大人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者獨閣下一人往在京師閣下嘗爲不肖言士之以求序來者比肩接踵然大抵多所謝絕於是不能得閣下之序而去者不啻十之九矣嗟乎惟閣下不輕與人以序而乃可以序不肖之文惟不肖不求序於王公大人而乃可以求序於閣下也不

肖在京師前後凡五六年未嘗上書宰相獻文當塗賢公卿弘獎士類其所爲大書深刻標榜窮士之言充几盈案而不肖不與焉獨閣下見其所爲文而以爲可與於斯文也者一日偶序不肖舉業之文若干篇不肖歸而刊刻之於金陵天下讀閣下之序者往復諷誦咏嘆咨嗟初非以閣下名位之故而讀不肖之文者謬相引重亦初非以閣下之序故也惟如是而閣下乃可以序不肖之文而不肖乃可以求序於閣下矣嗚呼文章之事雖非有用於世而未可以爵位勢分緣飾於其間亦視乎求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與序之者之人與文何如

而已頃者金陵一二人士取不肖所爲古文刊刻其十之二三用是潔誠齋慮北面叩首而求閣下以序之夫舉業之文非閣下之所好而亦非不肖之所好也閣下猶肯執筆爲之序而况不肖之古文固閣下所素吝賞以爲可與於斯文者乎知閣下之不與他人而一槩謝絕之者蓋他人之所求者乃尚書之序學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乃慕廬先生之序也俯伏候命不勝至願謹再拜

再上韓宗伯書

名世再拜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未有不上與下合而能至于極盛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操之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異議于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厭服乎下之心而下之人紛然囂然各持其說各挾其技而有菲薄乎上之心考校之文一出而心非巷議唾點流傳共指以爲笑于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謗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文體遂不可振曩者文章之風氣亦嘗萎蕭卑弱而不振矣儒先

之精義不明古文之規矩盡裂上之人所以取于下下
之人所以獻于上者皆雷同相從而巳雖其風氣之不
振而上之與下訾訾之聲不出于口齟齬扞格之狀不
形于色而風氣欲變之機固已伏于此矣當此之時閣
下遂獨以雄奇渾古之文出而大魁天下天下之人讀
閣下之文恍然如寐之方覺如醒之忽醒皆翻然思改
其所爲三十年來窮巷枯槁之士被服先民抱殘守缺
以不自棄于斯文閣下之力也閣下旣以古文取高第
爲大官而天下之人又翕然嚮風愈久而不衰則宜上
之與下合而爲一矣乃訾訾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

通未有甚于今日者何也則毋乃下之信且從于閣下
者遍以望于上之人而不克副其望歟遂直爲此紛然
囂然也令甲三年而一試士棘未撤士或私相許曰某
某者必得售也又或私相誚曰某某者必斥勿錄也已
而斥之者則其許之者也錄之者則其誚之者也不能
不相顧以駭而羣不逞遂借以行其私至于詆訐叫號
而不可止上之人患之而未能有以弭之也竊以謂弭
之之道在上之人勿故與下之人相反而已矣下之人
曰是也而上之人必曰非也下之人曰非也而上之人
必曰是也參差之見先橫據于胸中其說究無以勝乎

下之人則安能厭服乎其心而使之不敢有異議于其間也哉且夫下之人其所操未必盡是也紛然囂然而至于詆訐叫號卽下之人有志者亦未嘗不非之也然而公論多出於其間公論者上與下共之者也下之人方以公論自張而上之人故欲反之非其心也則母乃拘于曩者之風氣而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歟下之人以其信且從于閣下者遍望于上之人其所以待上之人者甚厚而上之人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于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謗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閣下以一身居上下之間則驅

之使合其權仍在閣下而已矣閣下之文無論知與不知莫不肅然起而斂衽退避以爲不可及而閣下之名德清望又爲海內之所嚮仰謂閣下之道下之人信且從之而上之人獨不肯信且從者必無之事也轉移之權則惟在閣下一爲昌言正告之而已矣名世往在京師與閣下遊凡一二年相與縱論當世獨未嘗言及文章之事名世身在卑賤有言不信故不得不黯黯以居默默以處而閣下方在日月之際經綸密勿更有重且大者文章一事遂有所不暇及耳然而當今文章之責實在閣下不宜使窮巷枯槁之士觸然失望坐視上之

憂患集傳錄
與下訾訾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也名世蹇拙蔽翳久爲當世所棄行吟江上將欲灌園以終老習見夫下之人所以仰望閣下者如此其至而轉移之權使上之與下相合而無二非閣下不能故輒爲達其區區之情焉竊竊尊嚴無任惶悚不宣

與劉大山書

去年春正月渡江訪足下留信宿而足下出所爲古文十餘篇見示皆有奇氣足下固不自信而謬以僕之文有合於古人矩矱因從問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回秦淮將欲檢篋中文字悉致之足下冀有以教我會足下北遊燕薊之間而僕亦東走吳越遂不果今年冬有金陵門人欲鈔僕古文於板僕古文多憤時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而門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俟其刊成當於郵傳中致一本於足下其文皆無絕殊而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亦未能以告

人也惟足下細加擇別摘其瑕疵使得改定且作一序以冠其首簡幸甚幸甚當今文章一事賤如糞壤而僕無他嗜好獨好此不厭生平尤留意先朝文獻二十年來蒐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有百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觸喉而出而僕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將欲入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倒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爲困躓顛倒良可悼嘆同縣方苞以爲文章者窮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窮亦奇如戴子是也僕文章不敢當方君之所謂奇而欲著書

而不得此其所以爲窮之奇也秦淮有余叟者好琵琶聞人有工爲此技者不遠千里迎致之學其術客爲琵琶來者終日座爲滿久之果大工號南中第一手然以是傾其產千金至不能給衣食乃操琵琶彈於市乞錢自活卒無知者不能救凍餒遂抱琵琶而餓死於秦淮之涯今僕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然而琵琶者夷部之樂耳其工拙得喪可以無論至若吾輩之所爲者乃先王之遺將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而極人情之變態乃與夷部之樂同其困躓顛倒將遂碎其琵琶以求免於窮餓此余叟之所不爲也嗚呼琵琶成而適以

速之死文章成而適以甚其窮足下方揚眉瞬目奮袂
抵掌而效僕之所爲是又一余叟也然爲余叟者始能
知余叟之音此僕之所以欲足下之序吾文也庚辰十
二月望日戴名世頓首

憂患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范增論

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
亂天下之治亂勢爲之也勢可以治矣而復至于大亂
此不明于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
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趨之
則勢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奔走而莫吾難而不然者
勢且一失而不可復救嗚呼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
勢而終于無成也歟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

衰諸侯並爭而秦以虎狼之心破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于威強而不敢動及陳勝吳廣起于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烏集轉而攻秦而秦以積威之餘開關出戰諸侯起于匹夫其勢不足以相敵徃徃糜碎敗衄當此之時項籍以啗啞叱咤之資拔山蓋世之氣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卒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於是政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侯王莫不北面俯首唯唯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于項籍矣使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爲以號令天下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也勢不能不聽

以羽之雄而不知爲此者非不知爲此也其心輾轉自思無以處義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功伐豈惟項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旣臣于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此義帝之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旣失其宗廟旣隳而篡于亂賊之手者而其流風餘思未斬于世天下之人猶有不忍忘之心于是紛紛而起輒歸其名號於先朝之後其爲名也正其爲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天下平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

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國也其盛也皆南面而稱王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楚之人不忘其先詎燕齊三晉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卽以帝燕齊三晉吾知燕齊三晉之不心服也況以牧豎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哉吾考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之後以討秦之罪奉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孱弱已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于戰攻周且臣屬于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爲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先及周又數十年而後及六

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固也其澤已斬而其迹已熄其勢已去矣當此之時苟有人焉崛起誅暴秦修先王之法拯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于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爲何義也哉史言范增素居家好奇計教項梁立楚後梁從之嗚呼吾未見其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于此矣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救于項梁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力義帝未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繫于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亡實由于此矣嗚呼

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于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于是而遷之而弑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其辭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已亦可以背項王向之俯首畏伏者一旦攘臂而與之抗而項王固無以令于天下矣司馬遷以背關懷楚爲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爲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而心忌之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欲自帝則有義帝在也旣王諸將而已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于是立號爲西楚霸王蓋其情見勢絀支吾

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繫于天下之利害而有關於項氏之存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鯁之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于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世張子房以爲不可由此觀之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豈明于勢而熟于計者哉嗚呼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吾獨惜夫後之舉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取滅亡爲天下笑而增用之楚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呼苟非明者烏能視

勢之所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

魏其論

魏其與武安以灌夫事相持天子卒從武安議殺灌夫
並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吾未嘗不歎兩人之愚也
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
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已乖異
固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踪跡而嫌隙不開謦欬不露彼
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
魏其灌夫之死爲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
皆去默默不得志而灌將軍亦失勢兩人意相憐迴思
曩者震耀一時奔走天下豈異丞相今日兩人積不平

而丞相方握重權天下士郡國諸侯皆附之而灌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酒設帳具必欲得武安一徃豈其慕艷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侯之以其顧盼爲重耶迨丞相請田而又責望區區一田之爲郗者何也既有郗矣而又強灌夫與俱送賀丞相是亦猶前日慕艷之意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而兩人之首已隕於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卽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禍而況魏其之沾沾自喜灌將軍之好氣懷不平之心嫌隙旣開而又爲之且前且却於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曰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吾推其故皆由於不忍決絕而遂以身殉之悲夫

撫盜論

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而行之於今爲失策偶一行之而倖而成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惟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審時勢之宜而不至於拘牽徃轍以債天下之事此非庸夫小人之所以知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遂單車至府勅屬縣不許逐捕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而後之人主失天下徃徃于群盜之手皆臣下以此誤之也可不爲之歎息痛恨矣哉當天下無事天子威靈鎮撫海內而強兵悍卒姦猾小民懷不軌之志乘間伺隙

因水旱流離之餘招集奸人亡命敢以抗天子之命吏
斬艾良民父子兄弟駢首就戮望屋而食創立名字所
過千里無鷄犬之聲而有割據僭擬之心飄忽震蕩之
勢其逆罪不容於天下而一二腐儒懦夫親見其禍如
此其大而以招撫爲名响响愉愉奉之惟恐不滿其意
以成賊之強剝屠郡縣覆滅藩輔而社稷爲之丘墟是
豈獨賊之罪哉爲此謀者曰吾以德化感也吾以恩信
結也古之人有行之而成者矣嗚呼盜非渤海之盜而
欲以渤海之治治之卽龔遂當日不死於賊亦已轘于
都市矣蓋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拱手低眉以取卿相不

諳戰鬥之事一旦疆場有警身履戎行恐戰不能勝而
僥倖於賊之厭兵也欲以解散自爲功所謂外以邀雪
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庸人之誤國其逆罪更不
容於天下矣當其初起也視賊太輕謂此出於饑寒因
迫之餘可以殺而不肯殺及其勢已成則又畏之太甚
卽可以殺而亦不敢殺冀以招撫羈縻旦夕而武夫悍
將制于鬪茸無能之書生積不平養賊以自重而內邀
其君相率以國殉之以身殉之吾不知其與賊何厚於
朝廷何薄於賊何德於吾民父子兄弟何仇夫以百萬
虎狼橫行天下而欲以德化感之以恩信結之何其愚

若是甚也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卽一一解散而前之
罪置不問是教天下爲盜也吾故爲之說曰盜之有巢
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鉤鉏者可赦起弓馬者
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不可赦脅從之弱者
可赦而其強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卽真
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僭擬之盜不可赦而饑寒
之盜亦不可輕赦何以明其然也巢穴之盜或在岩峒
或在藪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馮其險阻以
逆軍旅之顏行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百二百里
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

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通都大邑平原廣野之間設
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
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
民已盡矣起鉤鉏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
饑寒之故或報仇忿爭而相殘殺徒步裸程以趨敵兵
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蟻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
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衆器
械足以威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
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
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爲賊用卽撫

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戰也輒亦徃徃搖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覬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之檄未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卽真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旣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饑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鮮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乎群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尚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強原其罪除其罰而使天下盡斃于

盜而後已嗚乎天之亡人國假手於群盜群盜又假手交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哉故國家有隣敵之變而言和與有盜賊之變而言撫未有不亡者也夫古今各有其變時勢各有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於徃古久遠僥倖偶勝之事以至顛覆相尋而不悟此國家之大盜也嗚乎後有良天子賢宰相不幸而遇此變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興師討群盜之罪何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憂患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田字說

余嘗適田間觀農家矣占晴雨相燥濕定疆理鑿陂池
上下原隰觸冒寒暑暴露風日治器具利鉋耨耒耜荷
蓑笠呼儕耦以柞以耘以耕以耨其勤苦至矣余召而
勞之曰女曹有所困乎對曰吾曹習其事焉不以爲困
也吾盡吾力以致乎地利而俟乎天時而春而秋中間
雖勤苦踰時而吾一歲得一效焉以生以養以奉祭祀
以穀婦子以宴賓客脫有旱乾水溢取所蓄者而約用

之一有天時則收數倍焉且夫一人而耕可以食數人
十人而耕可以食數十百人耕者愈多則食者愈衆由
此觀之天下之命懸于吾手其敢以困爲辭乎余嘗讀
豳風歌七月之章以及甫田楚茨諸詩其道田家事至
悉也此皆天子宰相公卿大夫相與親之隴上覽其勤
勞寫其委曲蓋農事之重如此又古之學者不廢耕維
詩有之在甫田之首章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而樊遲
以學稼請仲尼非之豈以其無大人之學而徒欲從事
細人之行也歟然則且耕且學固非聖人之所禁也余
也迂鈍魯拙人之情世之態皆不習也以故無所用乎

其間將欲從老農老圃而師焉樂道有幸之野而抱膝
南陽之廬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余感農夫之言思詩人
之旨而字余曰田以著其素志云

褐夫字說

古者名字大抵多以奇而耦者蓋少焉自漢以還少有奇字者其名則或奇或偶焉耳豈非其習使然哉吾聞之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其於字也亦然以故古之人其名字不必其美且善也後之人但取夫美善之稱而不必有其實則其虛冒焉者又豈少乎余偶名而欲奇其字有來告者曰不可以習俗之不一貫于稱也余曰余之爲是非故矯然異也其說有取而于古亦無謬雖然更其稱而仍襲其義則字曰褐夫可乎人曰褐賤服也夫不知誰何人之稱也今吾子以自

託焉不亦鄙乎余曰余固鄙人也舍是無以爲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以至於大夫士其等列以漸而降最下至於褐夫則垢污賤簡極矣其所處也至卑其於世也無伍富貴利達之所無望而聲勢名譽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傲且侮之而無所忌以故古者諺之謾必以云然則余不以爲字而誰字乎吾惡夫世之竊其名而無其實者又惡夫有其實而辭其名者若余則真褐之父也雖欲辭其名不得矣匪吾云人實云云然則人之稱之也必慣鄙不鄙又何論焉旣以其語應客遂書之以爲褐夫字說云

藥身說

戴子字褐夫已而又自號曰藥身有呼者或呼之曰褐夫曰唯或又呼之曰藥身又曰唯是二者惟人之所呼之無不可者或謁余而問所以爲藥身之說余曰天下之苦口莫如藥非疾痛害事莫之嘗焉自黃帝岐伯之所問答醫家方士之所流傳本草方書之所記載其類不一而其爲說甚具余所嘗備極天下之苦一身之內節節皆病蓋宛轉愁痛者久矣又余多幽憂感慨且病廢無用於世徒採藥山間命之以其業則莫如此爲宜或曰悲夫甚矣子之志也雖然抑亦猶有說焉書曰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今天下之疾沉痾已久而不可
治苟有秦越人者出視其癥結診其膏肓爲之按方選
藥一伸脊容身之間而已云然矣意者子之志其又有
託於此乎戴子笑而不答

種樹說

余年二十時作意園記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
耳其間土田魚稻之豐美雲煙泉石之幽深亭池竹木
之掩映佳花異卉之芬芳此仙靈之所棲息非人間所
有也是時身在阨窮不克遂意浸尋荏苒復且二十餘
年于今雖遯世之志愈決而意園之荒久矣頃余僑居
秦淮之上而城之西北多有閒曠之地居民多種樹爲
生余欲買地十餘畝種樹三百六十株取其易生而多
實者繚之以垣而構草屋八九間于其中以居焉當花
開之時日賞且吟於樹下及其實之成也計一株可得

錢百餘若其蕃滋繁多則可得錢二三百各貫之以緡而共置一甕中竅其上而深其底每早起則信手而探其一以供終日之所須蓋每樹一株給余一日盡三百六十日而畢則更用新者之所得以爲常其恐有苗翳或不實者則多種二三十株以預備之而補其數凡春冬之祈報一如農家蓋倣林和靖種梅之意而恢廓之余藉以自養無求於世而得以閉戶著書終其身此雖非名區絕勝然亦意園之附庸屬國也余家故貧又有入倫之患自少出門爲童子師以托一日之命數家之村牛欄之角菜畦之圃徬徨屏營者久之乃以學使者

之貢入于太學同學諸生多見知公卿得氣以去而余獨徘徊燕市無所遇而城西種樹之計非二三百金不克辦旅泊蕭然且無以爲歸計又安能爲此是則區區之志而不克遂又且爲意園之續也嗚呼余少不自量竊負當世之志欲盡庇天下之人使無失其所養日月逾邁年且踰壯不能養其數口之家復不能自養而需於種樹以養其身亦自笑其拙也顧種樹又無其資而客遊汗漫不知所底徒以其迂拙之身淀京華之塵而曳侯門之裾豈其情哉歲丙子十二月適與江都費滋衡無錫朱贊皇同縣劉延譽共飲酒於彰義門內之碧

山堂故徐尚書之別墅也酒半爲三子言之如是三子
者皆粲然而笑悄然而歎曰有是哉子之志之可悲也
因歸而記其語且各書一通以貽之

命說示鄭叟

人之言曰死生命也富貴天也凡死生富貴貧賤舉而
歸之於命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此其說似也
而猶未盡也而世之術士就人生所值之支于推而算
之以決其死生富貴貧賤而曰命在是也命豈在是也
哉吾以爲命有二有一己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謂一己
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貴或貧賤莫非其命爲之而無
與於天下此庸衆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則不
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則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貴則
君子富貴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命爲命而以天下之命

爲命苟其不然則君子死則君子貧賤君子死而小人
必生君子貧賤而小人必富貴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
人富貴而天下皆貧賤此如陰陽寒暑之不可假易出
於自然之理一定之數而莫之或爽者然則君子之命
就其一已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
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世之以支干推算者不知
始於何時雖其術之工者往往多驗而吾謂其皆出於
倖中不可謂之知命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顧天下
之命又不必推算而得智者知之愚者昧焉金陵鄭叟
以支干推測有名於時叟頗自詡其術之工而余因爲

命說以示之

憂患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書許榮事

元至正中江淮兵起皖賊趙雙刀六賊祝真剽掠州郡
烏沙人許榮率衆駐高峰保障鄉里高峰者在舒城縣
南山四面皆山環之有山巍然獨高曰高峰而烏沙其
山下之市也許榮旣駐高峰其後歸之者衆高峰小不
能容移駐方山歸之者日又益衆移駐舒城賊不敢犯
舒城元授榮樞密院同知與左君弼守廬州太祖皇帝
攻之不下榮嘗曰凡吾所以起兵第獲保鄉土親戚以

待真主束身歸命吾之願也已而太祖遣胡大海詣榮
與之書曰將軍久守廬州既不爲逐鹿之謀又不爲尉
佗之計但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不知當今真主誰
足當之隨大發兵攻廬州左君弼開城走許榮以廬州
降辭官歸隱居烏沙之灣塘死葬焉洪武二年詔取前
所與書去余登高峰高峰故有許榮祠祠壞不治榮子
孫散處烏沙灣塘之間世以貲雄鄉里人皆以榮保障
全活之功甚大而不知其託身聖朝功成歸隱非區區
武臣驍將之所能也當干戈初起英雄角立迷惑失身
以至屠滅不救與夫貪戀富貴迷不知止晚節末路前
功盡棄者多矣若榮之所爲顧不賢耶榮事史不載知
當時熊羆之臣所以輔翼真主猶有不盡傳者廬州故
有惠民碑載榮事碑今不存舒城縣志及許氏家狀崇
禎間燬于兵火其十世孫曰亦凌者猶能記憶之爲余
道之如是因書之

書全上選事

全上選桐城之樅陽人年少好讀書明亡年甫三十餘
上選痛哭忽逃去其家不知其所之也上選東西奔竄
遍歷江楚之間已乃踰嶺之廣東入深山中誅茅爲屋
以居負薪種田無復有當世之志有一僧舍距所居不
數里而上選常往來僧舍久之有一男子同僧來謁自云
王孫遭難流落者也上選大喜與僧同資給之誓三人
共老死山中不相舍去頃之某州有武弁被斥山西人
也僑居不復歸浸尋聞王孫名稍稍與往還而欲以女
妻之上選謂王孫曰君國破家亡尚有兒女情乎不可

許也王孫不聽遂贅於武弁家襄陽吳某者武弁之故
舊也家饒於貲而好結客武弁尋窮乏挈其家與女壻
往襄陽依吳某以居而上選與僧義不忍舍王孫亦從
之以行已而吳某知其故謀散家財號召子弟奉王孫
以聳動郡縣維上選亦心動而未發也會有告吳某反
者官吏利其財發兵圍其宅而盡捕之上選與僧凡五
六人被執而餘皆散走于是上選等坐謀反駢斬襄陽
市時康熙八九年間事也初上選之被執有司鞫之上
選曰吾等雖未舉事然私心誠有之有司問何故爲此
曰吾爲多讀書所誤耳且曰吾姓錢自出亡也易其姓

爲全氏後死有司憐之爲藁葬於郭外吾友宣城王耕
書初在所鞫有司幕中知其詳爲余言之如是因執筆
紀之

憂患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讀揚雄傳

揚子雲亦漢家文人之豪也其不為章句訓詁而默然
 好深湛之思余常賢之然亦常歎之矣夫所貴乎學者
 為能成一家之言而前後不必相同彼此不必相勝以
 各出其機杼而勿詭於聖人而已方雄之少年慕司馬
 相如之賦輒擬之以為式而屈原之離騷九章皆忠臣
 愛君惓惓之意雄乃以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因撫

離騷而反之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
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夫離騷不必廣也亦不
可反也離騷可反而莽大夫亦可爲矣後又以經莫大
於易作太玄以擬之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之相
與放依而馳騁何其不自度量至此也彼直以區區文
字摹擬倣效而遂謂可以入聖人之列亦謬甚矣後之
論者恕其仕莽以爲不得已而爲之臣旣以爲之臣矣
豈不得已之可以釋其罪哉而且謂其爲三代以後大
儒幾比於孔子孟子卽一二人先生亦不免爲是說
徒爲其太玄法言所欺耳而當是時桓譚之論文者書
有取焉譚之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其祿位容貌
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然則庸耳俗目其愚無知如此悲
夫蓋由來久矣而劉歆以後人之覆醬瓿爲憂夫至後
之人則已不復覆瓿覆瓿者當其世耳吾乃以知古作
述之家其孤危大抵皆然也因識之于傳尾

錢神問對

有神色赤而目方刺其面爲文立中衢臭達于遠衆皆拜祈請甚篤或咄咄歎息不已戴子見之曰此何神也衆曰非若所知前問神神具以名對戴子笑曰吾聞女久矣女固若是而已者耶其何以動衆如是甚也神曰吾行遊天下靡人不畏罔敢不恭子顧且云云豈有說乎戴子曰吾數女之罪則鎔女使化而毒未歇銜女使折而害無救也神怒曰余固知孺子不足憐今偶相遭而衆辱我且夫吾之爲功也薄海內外苟非予則戚戚嗟嗟窘然而無以生上自天子召見入太府卽諸公貴

憂息集傳金
人皆孳孳慕予手摩而目屬以及庶民卑賤之流無不願爲我死者且夫吾之爲質也流轉而不窮歷久而不壞愛我者歸之不我愛者謝勿往吾豈有求于世哉世求我而已耳是故官吏非吾不樂商賈非吾不通交遊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貴親戚非吾不和有吾則生無吾則死是故盜我者縣官有禁牟我者錙銖不遺誠明夫利害之分而審夫得失之勢也子何以云爾乎請勿復敢見子矣戴子曰固也吾試且畧言之昔者生民之初渾渾噩噩數千百年間耕田鑿井衣衣食天下太平安樂無事當是時豈有女哉自女出而輕重其制銖

兩其名方圓其象流傳人間惑亂民志萬端俱起于是庸夫之目以女爲重輕奸人之手以女爲上下或執鞭乞哀流汗相屬不然設心計走坑險蒙死徼倖損人益己互爲攘奪或至犯科作姦椎牛發塚聚爲博奕出爲盜賊至於官之得失政以賄成敲骨吸髓轉相吞噬而天下之死於女者不可勝數也挺土刻木以爲人而強自冠帶羊狼狼貪之徒而恣侵暴夸窮孤而女之助虐者不可勝數也且又攝其緘膝固其肩鑄兀然匿於小人暴客之室中釀爭而藏垢避正而趨邪使夫義士仁人瞿瞿然惴惴然不能出氣修德益窮有文益困而女

獨紛紛然奔走天下顛倒豪傑敗壞世俗徒以其臭薰蒸海內氣之所感積爲迷惑之疾見之者慕聞之者思得之者喜失之者悲有無不平貪吝接踵而克塞仁義障蔽日月使天下俛俛乎無所之而惟女之是從神曰子言固然然余之道此乃其所以爲神也女烏足以知之女烏足以知之因仰而嘻笑而却走伸目四顧舉手而別衆共擁之以去

討夏二子檄

宋人有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入夏來余深爲此所苦而吳子之文余未之見因俳爲是說以致其憤痛之意云

蓋聞群飛可以刺天聚蠱可以成雷謂正傷于邪而害起于微也夏有二子生負不潔之形徒開可憎之口乘時並起敢爲侵暴彼出此入平分晝夜各自搖毒互相召亂于是奔赴蒸炎沉溺溷濁嗜腥逐臭呼召曹偶種其醜類以子以孫穢德旣彰見者皆唾猶復揮不肯去鼓翅而前交足而立左右奔突玷污潔白營營之聲亂

人耳目是以詩人惡其罔極以爲告戒若夫遁伏于白日之下叫號於晦冥之間剝膚飲血飽不思去狼戾成性踪跡莫測其股不足折而其翼不足塌也徒以伺間蹈瑕輕悍飄忽乘人不虞其毒在喙此二子者豈其氣運之使然亦其貪污之自致天心旣厭不使子遺于是秋高風勁栗烈聲發嚴威所及百態震恐萬狀銷滅聽終夜而薨薨無聲坐閒晝而紛紛無迹蕩滌邪氛掃除醜惡豈不快哉嗚呼擒捕無方嘜嗜之威已酷蘊隆旣去飛鳴之勢何存殲旃無悔

書貨殖傳後

予讀司馬遷貨殖傳蓋不禁三復而太息也曰嗟乎俗之漸民久矣豈不誠然乎哉夫長貧賤好語仁義者世以爲羞而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此天下之所以相率而爲利也卽鄒魯之間不免去文學而趨利利固與文學反者耶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夫拙豈有拙于文學然而不足者必在是也其爲巧者所笑傲曷恠焉吾觀子長所載巧於利者大抵皆農工商賈之流操奇贏據都會鐵冶魚鹽馬牛羊豕穀糴薪橐丹砂帛絮皮革旃席之類與夫棗栗桑麻荻漆

竹木扈茵薑韭酤醲下至掘冢博戲販脂賣漿洒屑馬
至卑賤矣徃徃致素封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
鄉里豈非巧之效耶然而較之於今則拙甚矣古之巧
者在今日爲拙古之拙者至今日不已巧乎然則世之
爲文學者竟何如耶以爲文學者而趨利其收效而獲
多必倍于農工商賈而其計策或又出于掘冢博戲販
脂賣漿洒屑馬醫者之下然而富者必在是也吾乃知
世之富者皆爲文學者也世之文學者出于掘冢博戲
販脂賣漿洒屑馬醫之下者也昔子貢好廢舉鬻財于
曹衛之間夫子譏其不受命然則富不富命也而不繫

於巧與拙耶以爲命也則宜厚賢者而原憲曾子不厭
糟糠匿于窮巷其命獨如此者何耶又何以掘冢博戲
販脂賣漿洒屑馬醫者之命偏厚而出其下者之命亦
皆厚也豈命原無定而視其人之巧拙以爲厚薄耶將
命之厚薄又不在富與不富耶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
加璧以聘享諸侯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爲子貢之
賢耶抑爲子貢之富耶又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
貢先後之也則富又烏可以少乎哉故曰富者得勢益
彰失勢則客無所之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爲賢
不富者爲愚富者爲貴不富者爲賤則當世之所謂縉

紳先生與賢人君子其大畧可知矣而憔悴枯槁之士
原憲曾子之徒如之何其得容於世也其不容於世拙
耳拙耳然居今之日而非縉紳先生之列無賢人君子
之稱其所得不既贏乎而豈掘冢博戲販脂賣漿洒屑
馬醫者之所及而況世所號爲文學又出其下者也富
不富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書間寧前墓誌後

癸酉之秋余客榕城購文明一二遺書將歸而其門人
洪石秋自漳海以書來告我曰黃子之文多零落江南
子盍歸而求之明年夏余遊淮上過間百詩先生出其
大父寧前公墓誌示我則文明筆也端拜雜誦因遂錄
之以歸嗚呼忠義之士雖其殘編斷簡人猶將慕而傳
之況其鴻文鉅篇照耀人間者乎余嘗讀錢受之文集
中有間寧前傳跋悲其辭氣慨然想見寧前之風烈當
明之末受之與文明同黨相善兩人俱以文章氣節名
天下迨夫晚節末路受之身敗名辱爲天下所嗤笑而

文明致命成仁星寒嶽震嗚呼此余所爲讀寧前墓誌而喟焉三歎者也余旣繕寫一通以復于石秋而復書其後如此至寧前之功蹟誌已詳之矣故不著

跋

吾師憂庵先生所爲制義數百篇旣已流傳于世人人皆知誦法矣而其所爲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于是四方學者購求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而先生堅匿不肯出雲鵲固請先生刊行于世先生曰古文之爲道較之制義難且數倍吾遭困阨奔走于衣食其于工力未能深入閭奧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且古人文字必屢加改易而後有定本今吾所爲文隨筆直寫未經鍛鍊篋中所存皆草稿而已吾方欲買山深隱細加擇別更定而後敢出以問世其或後來學業有進文或加工則

向時所爲且將舉而棄之而何刊行之爲蓋先生下筆
妙天下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雲鶚無以塞四方學者
之意乃檢平日所藏鈔本百餘篇在先生集中僅五之
一爲刊而布之餘俟後有定本再鋟諸板昔人稱文章
之逸氣三代以後司馬子長得之後惟歐陽永叔得之
余謂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惟先生得之先生留心先
朝文獻十餘年來網羅散軼次第畧備將欲成一家之
言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而先生平居文字其風神澹
蕩直接龍門廬陵先生雖虛懷不自信而南豐辦香四
方學者之所宗仰其必在是集也夫辛巳人日受業尤

雲鶚
識

子遺錄序

王源

京師遇桐城戴田有讀其文超卓有雋氣無時俗鈔錄經傳及柔蔓膚滯之態既又出所著子遺錄示余蓋紀其邑被兵始末而傍及江淮楚豫秦晉大勢上自文武大臣賢不肖用舍廟算得失下逮匹婦節烈一介士之才莫不觸緒引類錯綜聯貫以著其詳予嘗以謂上下不同心中外不一體小人私而君子未必公使不肖者借口而賢才不得盡其用天下魚爛癰潰坐視不可救藥此明之所以亾而田有於一邑

紀載中具見原委豈特賞其文筆之工已乎且夫撫之功大於勦而和不如戰所從來矣然各有時宜難以例論賊勢旣成驕獷譎變未經大創烏可言撫已旣不能制人戰不勝守不固又有腹心大患而與已敵者誠心百計請和指天誓願休息者數四何必不聽蓋與龔遂宗澤諸人時勢相去不啻天壤乃大臣無識不能確見其是非身任天下之利害拘牽成說避文網畏彈劾依違拱手聽社稷自爲安危而言官冥悍無忌憚惟陽以太言樹威勢陰以恩仇報復快其私嗚呼使當日諸臣赤心同憂國恤去門戶信任賢才揆情通變定和議於外合力據險出奇勦賊於內內外旣寧民得休息不出十年天下可以復定甲申三月之禍何由而成哉嗚呼此予讀子遺錄所爲掩卷掩膺長太息者也

子遺錄序

同里方正玉

褐夫氏以董醇賈茂之才具盲左腐遷之識太冲作
賦紙貴洛陽伯玉碎琴聲聞輦下詞塲酒社爭傳驚
座之名歌院禪房咸誦倚樓之句顧韓昌黎文高八
代不上宰相之書趙元叔望重一時直達司空之座
余生同里開誼託姻親不徒八拜之交兼有耦耕之
約計十年而屈指總四海以爲家奚以爲生都是記
室書傭之職何從得見不過郵亭馬上之時頃以萍
踪相逢燕市年增興減都非少日之豪狂耳熱酒酣

各問別來之著作出囊中之珠玉驚目底之琳瑯更
捧一編用申三嘆蓋子遺錄之所爲作而褐夫兄實
具苦心也吾桐界連楚豫地通舟車當朱室之衰微
值黃巾之擾亂三里之荒城如故不同國破山河千
家之烟火尚存豈嘆城春草木諸賢之功績不少後
人之感戴難忘不有茲編誰能永頌余追惟先澤空
傷往事之艱急付梓人欲備採風之用至其文心之
細筆力之奇上自宮中府中興亡得失之機下至匹
夫匹婦死生榮辱之故大書特書可傳可久崑繩固
已及之而小子何多贅矣

子遺錄

桐城戴名世田有著

北平王 源或庵

同里方正玉葆羽 評

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餘里一面濱江而羣山環

之山連亘千餘里與楚之蘄黃豫之光固以及江淮

模便自門潤而通篇序次俱得主腦矣

間諸州縣壤地相接犬牙錯處雖山川阻深而人民

之所走集皆為四達之衢桐之西有嶺曰掛車東有

關曰北峽皆險阻地昔者三國之時吳人所以圖曹

休也凡桐之境西至于潛山又西至于太湖宿松西

南至於蕪黃南至於安慶桐卽安慶所屬邑也東至
於廬江無爲州東北至於舒城又東北至於廬州鳳
陽北至於六安英霍又北至於光固自前世天下有
變桐必受兵明高皇帝起江北定中原王迹實由此
興而建都南京則桐爲王畿內地自是天下承平且
三百年桐士大夫仕於朝者冠蓋相望而持節鉞爲
鎮撫者徧天下四封之內田土沃而民殷富家崇禮
讓入習詩書風俗淳厚號爲禮義之邦當萬曆晚節
天子倦勤而士大夫文恬武嬉抑又甚焉凌遲至於

崇禎天災流行盜發秦隴天下爲之騷然而所在姦
民皆思乘間爲變崇禎三年桐四野鬼哭四年有鳥
集於四郊其形如鴉其色赤有史生者遼東人也舉
家遷桐數年矣見而歎曰兵火其將作乎是爲火鴉
也其兆之矣遂挈其家去五年東門外地湧泉如血
七年八月縣人黃文鼎汪國華反先是縣士大夫類
多長者皆有德于其鄉而民莫不畏官府敬士迨天
啓崇禎中世家鉅族多習爲淫侈其子弟僮奴往往
侵漁小民爲不法于是姦民積不能堪而兩人遂爲

亂首燒富家第宅掠金錢建旗幟營于北門之外司
理薛之垣自皖來與賊誓于神而去安池兵備副使
王公弼率其將潘可大討賊次于練潭不敢進賊勢
益張當是時縣人職方郎方孔炤致仕家居得民心
亂大獨不犯職方家職方因誘致亂人而盡殺之王
公弼聞桐亂已定乃帥師如桐而賊警適至桐人因
留可大駐桐防守是年蜀之筠連人楊爾銘來為縣
爾銘年少有奇才為桐七年民愛之如父母禦寇治
兵皆有法度本桐之不亡由前後兩縣令之力居多

特書

兩縣令者爾銘之後為張利民也其後明公爾銘棄
官流落江湖以死而張利民逃匿山中不出桐之父
老至今歌思之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犯桐先是流賊
起秦中渡河曲燕南河北皆苦之然而京師時其北
黃河遶其南賊禍不能徧天下也賊入晉而秦以為
功賊入豫而晉以為功行間大吏大抵皆玩愒縱賊
賊禍遂不可支當賊之渡河而南也河南巡撫玄默
不為備賊乃乘堅冰自澠池渡河河南郡縣皆陷浸
尋及于鳳泗而江淮楚蜀之間處處皆賊矣賊之衆

子遺錄

且百萬蔓延往往千餘里不絕或曰三營或曰五營
或曰十三營名號甚多不可得而詳書也而張獻忠
尤爲兇殘且狡羣賊多附之潘可大兵單弱不能禦
寇楊爾銘與縣士大夫謀設守每埤十懸高燈十二
十火毬一五十置一小砲百一大砲譙樓下各貯火
器召募勇士百餘人助潘可大城守而賊前已被鳳
陽趨舒廬長驅至桐矣初賊在河南也縣人孫晉爲
給事中告于兵部尚書張鳳翼曰羣盜今且逼鳳泗
鳳泗破桐皖其必不免爲之奈何尚書笑曰公江南
○非○近○代○手○筆○所○能○
○又○提○
○忽○入○此○段○妙○極○真○得○
○卒○提○過○龍○門○

人也何憂賊乎賊秦人不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
草賊不犯江南決矣人有聞者皆笑之至是賊至桐
潘可大接戰於東郭外兵敗死者百餘人賊射可大
馬中之馬蹶而可大顛部卒劉應龍以已馬付可大
乘之而走將入門可大又墜地賊急追之應龍持矛
與賊騎戰于衢隘殺賊五六人賊不能前比賊殺應
龍鞭其馬進則城門已闔矣是爲乙亥正月二十七
日也先是賊所至皆用土著爲嚮導以故道路曲折
及虛實堅瑕莫不盡知之由此勢如破竹桐之姦民
○編○密○

子遺錄
已前死無與賊通城以故獲全明日賊奮力攻城以
巨絙聯木板藏其下負以趨名曰木牛鑿城城堅不
能入城上人以大石擊之多傷又造梯數十長數丈
擁至城城上砲石擊之不能近于是焚居民屋舍風
舉火烈守堦者不能逼視乃鼓譟欲登城又射却之
而乘間下擊殺賊以百數凡攻三日不能破乃求賂
請罷去而徽人黃仙厓獻砲以木爲之貯以火藥藏
火線請謬謂金寶給賊以真者餌之賊喜遂以
砲數十百懸而下賊爭取之至賊手火發皆糜碎于

是賊度不能攻遂拔營而西至潛山城外居民死傷
者數千人嚮者烟火萬家至是幾盡矣賊殺人之慘
不可勝言嘗掠民間一婦有美色點染妙賊集置之座上飲
以酒婦覆酒擲杯于賊面曰吾良家子女不幸落賊
手速死爲幸安能從賊飲乎且泣且詈賊大怒曰姑
勿殺吾當衆辱之旦日縛婦於河橋之柱裸而磔之
寸寸以解城上人望見無不流涕者又提自賊西去楊爾
銘移文上官敘潘可大城守功而請恕其敗兵之罪
于是可大駐桐如故爾銘進父老諸生而告之曰今

賊雖已西而飄忽不可測城守之事當與父老諸生

○楊○令○真○經○濟○才○十○議○亦○善○此○祠○之○所○以○不○亡○也

早計之于是諸生丘山等及父老百餘人具十議以

進一修城門一增窩鋪一修女牆一請援兵一備兵

餉一嚴偵探一設常在兵一核文移一詰姦宄一增

火砲藥弩爾銘曰兵食及文移往來其權在上官當

往請之餘縣中可自辦也于是諸生往蘇州謁撫軍

張國維請增潘可大兵一千二百軍資餉金取給于

正賦而給砲大小共二百餘上下文移俱有輪環字

號蓋賊是時多于途中劫取文移詐為官兵入城城

往往陷以故文移尤宜謹焉五月上命史可法監安

特書

廬軍可法大興人起家進士嘗著惠政關中異時故

○入○史○公○小○傳○局○陣○一○委○

有安池兵備而池在江南安在江北當賊亂時池懸

隔大江不罹賊禍于是朝議改安池道為安廬道駐

廬州可法有大將才痛自刻厲與士卒同甘苦大小

數十百戰俱以已先三軍可法馳驅江淮間衣不解

帶輒至十餘日軍行不具幃幕襍被當天寒討賊夜

坐草間與一卒背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冑往往成

冰欠伸起冰霜有聲憂憂然愛民敬士所募健兒俠

客皆得其死力。雖古名將莫過也。八月賊衆萬餘人自豫逼鳳陽。穎毫大震。史可法命總兵許自強率兵五千守桐。而自引兵三千至廬州。當賊賊自穎毫入英霍山中。出舒城至桐。可法回軍駐北峽關。與許自強爲犄角。賊復由英霍走黃麻。十月賊由黃麻走鄖陽。又轉入太湖。潛山史可法率潘可大等禦之于潛山。賊又入英霍。十二月許自強率吳淞兵三千與可法駐北峽關。是時流賊李自成等圍滁州。明年正月總理盧象昇總兵祖寬大破賊于朱龍橋。滁州圍解。

○批○筆○出○黃○得○功天子以賊勢蔓延。建牙之吏不足任。討賊于是以大

監虛丸德率京營兵征豫楚諸賊。而以黃得功○特○書○宋紀

隸焉。黃得功者遼東開原衛人。起家行伍。生有神勇。

殺賊不敢逼視。得功一部皆爲精兵。每與賊戰。輒

飲酒數斗。提鐵鞭上馬前。自衝陣。而三軍隨之。得功

威名震于賊中。賊相戒勿與黃將軍苦戰。一時名將

如曹文詔早死不竟其功。而左良玉養賊自重。迄以

亾國。鄧垓許自強輩尤齷齪庸懦。不足數。而盧九德

惟賄是徇。賊急輒募羣僧誦佛號以祈免死。于是江

...

淮之間以得功為長城矣○特○書○賊聞京兵之出也其在豫鳳者多奔楚○又○提○二分其軍一犯德安一趨江北據山扼險以英霍為窟穴五月賊自英霍出掠潛山史可法禦之部將朱三才斬賊首數十六月賊夜襲可法營遇伏走當是時關外有警兵部因移制府洪承疇于○一○然○通○篇○大○開○鍵○也○蓟遼盧象昇于宣大而以熊文燦為總理文燦畏與賊戰一意招撫賊去文燦文燦莫之知賊由是大橫○又○序○天○下○大○勢○成○敗○之○局○十二月賊由麻黃至潛山明年正月至桐潘可大守桐史可法守皖先是賊之至也沿途剽掠而已至是

深山大澤鄉村聚落皆賊騎充斥人死無算近山者逃入深林叢薄天雨凍死又或因小兒啼聲搜捕無得免者于是人多自殺其兒惟濱江湖者泛舟而逃乃免而縣中巨族多有渡江而南者賊至西山山之阿故有老嫗隣女多奔嫗家避匿居有頃人報賊且○事○妙○山外來諸婦女皆懼啼泣不知所為嫗曰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生若等速走母涕泣為也因扶杖出曰且日當于某地覓我嫗遂至路自賊尋至曰嫗亦知此間有馬牛女子乎嫗曰知之賊曰導我往不然且

又、點、染、一、小

殺、嫗、嫗、乃、前、行、羣、賊、隨、之、嫗、故、紆、廻、引、賊、他、往、凡、數、
里、不、前、賊、趣、之、嫗、罵、曰、死、賊、吾、嚮、者、誑、若、此、間、荒、僻、
非、有、馬、牛、女、子、也、賊、怒、拔、刀、刺、嫗、而、去、當、嫗、之、誘、賊、
去、也、嫗、家、婦、女、盡、奔、入、深、谷、林、薄、皆、免、明、日、使、人、于、
某、地、覓、嫗、果、在、尚、能、言、昇、之、以、歸、遂、死、賊、至、龍、山、居、
民、斷、溪、橋、賊、不、得、渡、執、一、男、子、使、治、橋、曰、治、橋、免、而、
死、男、子、曰、余、一、人、生、豈、衆、人、遂、當、死、乎、卒、不、治、橋、賊、
殺、之、是、時、縣、中、設、守、嚴、賊、分、騎、野、掠、四、封、之、內、皆、賊、
而、盧、九、德、左、良、玉、黃、得、功、宋、紀、皆、急、廬、鳳、不、遑、救、桐、

史、可、法、守、皖、恐、其、渡、江、而、禁、江、上、艖、艘、無、泊、北、岸、二、
月、賊、衆、往、攻、皖、至、源、潭、知、有、備、乃、還、二、十、七、日、賊、北、
去、遺、民、逃、匿、者、聞、賊、去、多、出、明、日、賊、復、回、多、捕、殺、之、
史、可、法、引、兵、至、桐、路、遇、賊、大、戰、救、百、姓、千、餘、人、以、還、
凡、男、女、死、者、十、萬、餘、人、被、虜、者、不、與、焉、史、可、法、謂、楊、
爾、銘、曰、賊、勢、甚、盛、俱、在、商、固、穎、毫、間、盤、旋、出、沒、安、廬、
一、帶、兵、單、餉、少、何、以、克、濟、君、與、縣、人、當、爲、久、遠、計、于、
是、公、議、三、策、行、之、一、立、桐、標、營、立、官、主、之、賊、去、則、偵、
賊、來、則、守、一、築、欄、馬、墻、繞、城、外、築、土、墻、使、避、難、之、民、

居之內以護城外以防賊。一立堡寨以遠鄉之民無可守之險無可戰之人。輒至屠滅乃相視險隘築堡立寨。立長王之賊去則耕。賊來則守。而于城四隅各築砲臺。是月李樹結實如王瓜。三月皖兵敗績于鄆家店。叅將程龍潘可大等死之。初可法率程龍等禦賊于潛山。夜聞三鬼哭幕下。可法憂之。至是兩將皆歿。總兵左良玉過桐。兵二萬有餘。輪蹄雜遝。絡繹百有餘里。良玉留三日。軍于東郭外。縣士大夫出謁之。良玉曰：賊就撫者十之一，擒者十二三，戰死者亦十四。

入良玉一段故錯綜

五然而日引月長。滋蔓不止者。歲饑政亂。姦民無以爲生。故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于地名曰買路。以故軍中縱賊者多。縣士大夫曰：閫外諸君豈皆受賊賄乎？良玉曰：無不受也。但良玉左手受金錢，右手即斷賊頭耳。縣士大夫曰：由將軍言觀之，賊終不可滅乎？良玉曰：滅之亦無難也。但今日者內外異心，功垂成而禍及之。故主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之大患終必由此也。四月總兵劉良佐率兵七千守桐。良佐殺賊亦有威名。每乘斑馬。

借良玉

口○中○說○出○膏○益○之○病○爲○之○三○歎○

破賊故賊中稱之曰花馬劉云閏四月賊大掠桐西而史可法方奔潛太之急桐之與潛太皆爲豫楚之衝官兵與賊之往來者無時無之而潛太兩縣舊無城郭以故受賊禍尤烈可法欲築城於潛太與桐城爲犄角量地授工築有日矣而賊自英霍出掠潛山可法禦之賊小却凡十餘日賊來益衆而官兵止二千餘人賊圍之數重皖兵夜從間道往救之殺傷過當可法知救至乃命部將朱三才奮勇大戰賊圍始開軍行至鷄鳴賊復追之且戰且走乃全軍還皖至

是可法爲桐請救于鳳陽總兵牟文綬文綬率其兵來與劉良佐同拒戰于石井深入賊圍大戰不決軍中食盡楊爾銘使人呼于市曰官兵圍賊賊且敗矣軍中不暇作食縣人當速濟之于是人家各炊熟米麥數百餘車募壯士強弓勁弩護入軍中軍中既得飽食而縣人夜持火炬鳴金鼓出西門取山徑謀而前賊疑救兵且至遂解圍去是時廷臣議以安慶重地宜設一軍而以史可法爲巡撫割楚之黃麻豫之光固皆隸焉可法于是設五營以副將廖應登領兵

一千五百爲前營。杜先春領兵一千五百爲左營。李自春領兵一千五百爲右營。汪鎮國領兵一千五百爲後營。以朱三才爲中營。以某爲制勝營。以某爲水師營。共萬餘人。而桐城當賊衝。乃立桐標營。以部將張韜主之。張韜江南人。狀貌文弱。而有勇力。身任殺賊。常棄大營趨利。可法甚愛重之。可法部署既定。因遂親巡所屬州郡。問民疾苦。拊循軍士。七月至桐城。而左良玉亦至。自舒兩人杯酒論兵。良玉曰。勦賊譬之逐鹿。鹿之性善奔。使前無所禦。而第自其後

生色

追之。安能得鹿。惟巨網張于前。而利兵隨其後。鹿雖善奔。不能逸也。今豫楚之兵。誠能禦之于前。而江淮之兵。追而捕之。此逐鹿之術也。明公與制府諸公。共圖之。良玉介冑之士。嚴整部伍。以聽約束而已。居數日。良玉西去。而可法北巡廬。六光固而還。當是時。豫楚諸撫軍。皆以空名得節。錢無能爲國討賊。可法無與共功名。賊勢愈不可支矣。八月。賊自英霍分隊而出。一走黃麻。一走穎毫。一走潛桐。一襲廬江。無爲州謀渡江。史可法命廖應登扼舒州。由隘。杜先春扼桐

又二關鎖爲史公伏案

城山隘別遣將守江命兵備副使湯道衡守合肥而自率南兵萬餘人禦賊于潛山傳檄盧九德左良玉以兵來會賊走斬黃而賊小袁營過天星等又謀襲六安可法引兵救六安賊復走英霍掠太湖十月潛太告急可法回軍來救遇賊于潛山賊小却頃之賊全軍皆至圍可法數重可法火器已盡賊圍之急可法斷梁柱如砲狀臨高向賊營佯欲擊之賊却可法因冒圍而出汪鎮國爲殿可法登舟墮水中部卒焦承恩入水援之乃免可法以承恩爲守備明年爲崇

禎十一年戊寅總理熊文燦受張獻忠降大書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巡撫方孔炤爭之尤力文燦不從已而獻忠叛于穀城左良玉追擊之復縱獻忠去詔逮文燦大學士楊嗣昌出督師嗣昌傳檄孔炤守襄陽而調其標將與川沅兵合擊深入至香油坪川沅兵失期不至遂敗嗣昌歸獄于孔炤孔炤罷去自是嗣昌亦不能制獻忠矣盧九德守承天聞賊在潛桐間遣黃得功來救得功出賊不虞殺賊數百騎賊入山不出而賊中食匱時時自間道掠鄉村朱三才率兵多

捕獲之史可法以其間築潛太城而桐亦築寨凡數十遠近之民暫得所棲泊而諸寨先後皆破不能守也是年方孔炤亦發軍資火器助桐城守一日朱三才飲酒醉握刀上馬入山中殺賊得功慮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得功怒提鐵鞭擊殺賊騎數百而還是時得功兵僅二千餘人俟盧九德至桐會戰而九德又入豫不能至得功軍舒桐間已卯春史可法以父喪歸繼可法者爲鄭二陽二陽行軍儀衛甚盛然恇怯不知兵賊皆擲榆手笑之三月盧九德

又一局勢

入二陽後

隨手了結

左良玉至桐四月張獻忠自蜀入楚左良玉奔楚之急盧九德亦援河南時朝議皖軍新設兵勢單弱不能控御州郡于是設一兵備道駐太湖而以太湖知縣楊卓然爲之卓然楚人與宰相楊嗣昌善嗣昌之代熊文燦督師也薦之于朝先是卓然欲入山說賊使降計未決亾何賊西自楚來縣人登埤設守適鄭二陽在桐聞賊之至倉皇莫知所爲乃撤譙樓大砲置署門外以備破城巷戰且以其所著陰德書出示士民而戒民間勿捕傷禽鳥一縣中皆笑之李蟲兒

伏案

者諸生李充之僕也被虜逃回至城下縋之以入二陽使人召蟲兒問賊中事甚悉賊尋入英霍二陽忽斬蟲兒于郭外而以禽斬賊首李重耳報聞又繪各堡寨圖奏覽謂星羅棋布足以控制羣賊令其首尾受敵賊可旦暮平也當賊既退二陽分兵入山名曰捕賊賊既去遠矣命所過寨堡俱聽官兵出入于是寨堡多被掠諸生丘山等謁二陽而愬之二陽曰兵之出征猶諸生之赴試也兵入山叩堡寨猶諸生之赴試投逆旅主人也叩寨卽云破寨投主人卽云劫

主人可乎諸生逡巡而退由伏案此兵益驕庚辰夏四月

賊掠桐之啞口都司張韜死之六月皖兵大敗于楓

香驛游擊杜先春張士俊等死之七月鄭二陽命廖

應登守桐而以杜先春兵屬焉先春部將羅九武不伏案

悅由是與應登有郤十月盧九德等駐桐先是楊卓

然見賊盤踞深山穢譏賊使降乃從十餘騎入潛太

山中說賊勸其歸命賊渠與卓然握手飲酒甚歡且

曰吾等皆有絕世之才朝廷無所用余故皆因饑荒

爲盜若國家處置得宜焉知不可爲忠義之士乎且

吾聞劉國能李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為國家效死戮力行間顧余獨不能乎但吾衆且十萬餘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于是卓然舉手別賊而出告于鄭二陽二陽移文豫楚諸軍毋得殺賊賊亦禁焚掠以待朝命盧九德還鳳陽黃得功駐廬州宋紀駐桐城楊卓然入京師面見天子及公卿議之公卿皆曰賊謀甚狡不可信穀城之變其明效大驗也且賊欲擁衆仰食縣官歲費金錢鉅萬今東南諸郡縣死於過半土田荒蕪正供無

聯絡

有新增軍餉大半取給江南何處更議增稅歟此事未易言也桐之人相與謀曰往者賊衆四分剽掠勢如飄風不可捕捉今賊聚于窮山之中日且饑餒當此之時誠以楚兵壁蕪黃豫兵壁光固南兵壁舒桐予黃得功左良玉通侯印而拜史可法為大將節制諸軍提邊兵禁旅捲甲疾趨此滅賊之一時也乃黨禍方烈廷臣日以門戶相爭漫不以賊為意辛巳正月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是時桐有征糧之擾先是朝議以禁兵在舒桐間即以桐城漕米給

又○以○時○勢○大○局○作○閔○鎖

大○書○提

突入桐人之謀筆勢奇橫

禁軍而以戶部主事時方煜來徵發自兵起土田多
荒歲復惡民死於過半桐之遺民竭力以供正賦而
戰守之費不與焉至是方煜督之甚急楊爾銘不能
卒應請少緩之方煜不從一日爾銘方坐公堂方煜
之從者直上仆爾銘于地面手格之百姓皆忿謀于
方煜署門外方煜疑變踰牆走至諸生王雯耀家百
姓患方煜出城引兵入也環王生宅王生出教爾銘
諭衆使退而使教官王熙章典史張士節置酒王生
家謝方煜王生力保無他虞方煜與王生及熙章飲

手庭夜半還署旦日方煜報鄭二陽盧九德以桐民
爲亂九德右方煜且歸弄縣諸生久之乃解當揚卓
然之主招撫也廷議未決卓然還太湖候命而賊亦
覺朝廷無意赦之俱乘間欲起二月張獻忠陷襄陽
督師大學士楊嗣昌卒于軍三月潛太諸賊出山焚
掠且抵桐境宋紀獲賊謀宰八手等十餘人盧九德
欲以爲質畱宋紀軍中不殺是時禁兵將謀夜叛宋
紀擒其魁七人者斬之乃定四月九德駐鳳陽得功
守舒桐五月九德傳檄宋紀至鳳陽與小袁營會戰

宋紀始行宰入手逸去諸賊大半移于桐城山間六月桐標營張寶山夜入山襲賊死之先是魯碕山中
有寨曰虎頭寨寨人屢襲賊殺之至是請寶山入山
為助寶山以七十餘人往猝遇賊衆皆潰寶山與蜀
兵十六人駐山隘自守賊圍殺之自是諸營以寶山
為戒無敢襲賊者矣寶山者蜀人總兵鄧垓之小校
也為巡撫陳良訓所知以書薦之于史可法戊寅三
月可法命寶山率其屬守桐適遇賊于桐之南郊外
城上人望見一將率數十人者與賊戰大呼格鬪賊

綴寶山小傳有傳

追敘

皆披靡始不知為寶山也既勝乃開城納之後

賊有功至是敗歿桐人莫不傷之而桐之諸堡寨亦

兵夜出火有聲前後皆破滅土寇亦起小兒腹疾死

多棄于市而疾疫亦漸作矣鄭二陽命廖應登自僻

守桐應登之衆不敢入北峽關黃得功送之應登兵

既入關賊自山出逆之應登兵大潰得功有愛將曰

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為前驅賊畏之亞于得功至

是報國至而賊趙虎者佯北誘報國深入殺之羣賊

正相賀而得功突夫虎陣斬虎賊衆復潰而走賊中

有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于是無敵將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為汝曹擒黃將軍以來眾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描○寫○神○彩○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眾大驚于是應登潰兵乃得會于柵七月兵備副使張亮至桐亮有雋才鄭二陽倚之如左右手是時環柵之境皆賊桐萬分孤危于是議撤皖兵守柵九月楊爾銘以卓異徵入京師授御史桐人攀挽涕泣祀爾銘于浮屠老子之宮十月有賊數十詐為民負米入城人

有匿草間者聞其謀間道至城告之有頃賊果至伏壯士皆擒殺之是時皖兵盡至柵營于牆內賊馬守應等共五營營于河外相距不及一里而柵之堡寨亦多破散民相攜入城流離死徙殆盡城中食亦匱多餓死或割死人肉以為食十二月晦皖兵忽入東門居城上數日復下入人家劫掠民饑餓不能支皖兵十百為羣橫縣中當是時署縣事者為教官王熙章束手無策典史張士節秦人性僞直有氣集少年數百而告之曰賊亂于外兵亂于內一縣中如困湯

不遺餘
火今吾與若等潰圍力戰或以是激厲三軍之士而
少紆賊船少年皆從之于是揮血祭纛每夜出襲賊
斷賊頭奪其馬牛及其糧食皖兵輒邀劫之于路而
謂所殺者皆官兵于是少年皆逃散不敢復殺賊壬
午二月賊野掠盡乃皆拔營去官兵亦出城城中稍
甦息而疫大起死者無算張士節亦死三月張獻忠
潛屯北峽關遣數十騎夜襲南城梯而上而守堦者
有張科夢神呼之起起見賊遂手格之賊驚皆墜復
擁而上張科大呼而城下居民聞之皆上城與賊戰

賊皆復墜獻忠謀不成乃去自辛巳春賊入桐至壬
午二月始去遠方之民避賊于縣者相扶攜還家暫
得休息而又有楚兵為害之事皖楚之用兵也相為
唇齒楚聞桐之急也遣五千騎來援楚兵至而賊已
退楚兵貪其無賊也遂畱不去焚掠略等於賊桐皖
之間皆苦之縣人姚孫渠方為荆南副使縣諸生致
書荆南轉告撫軍乃撤回楚特書五月張利民來為縣利
民福建侯官人為人民利民又二長者多惻怛為桐數年掩蔽
賑饑荒撫綏流離鋤姦猾捕土寇省獄訟治兵給食

其名聲與楊爾銘前後相埒也。是年鄭二陽罷而楊爾銘徵入京師。已掌河南道御史。縣諸生丘山客爾銘家。當是時有給事中劾黃得功擅殺桐將張寶山。丘山請爾銘上書白其冤。爾銘猶豫未決。曰：言官劾之而言官救之母乃不可乎？丘山又以告給事中孫晉光。時亨兩人皆縣人。於是兩人教爾銘具疏敘得功。功在江淮。天子乃以得功為都督兼宮保。予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楚之間。七月黃得功至鳳陽。率兵破張獻忠。獻忠遁走。九月獻忠自無為州間道至制。

圍之誓必破桐。桐急請救於得功。得功來救。斬賊數千級。得功射獻忠中之。復舉刀向獻忠而得功馬蹶。乃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多棄牛馬于隘。以塞道。得功馬不能馳。賊奔已遠。遺民男女數千人救之。以還縣。諸生父老出謝。得功曰：諸君守城勞苦。得功殺賊自其職。何謝也？前日科臣奏得功擅殺部將。人之不能昭雪。未有一武夫何足輕重。然賊乘間破十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抵破壞於此輩。不可為矣。因餽諸生牛二頭。父老等牛五頭。而引兵。

○點○出○病根可為浩歎

還鳳陽諸生及父老賣牛築宮以祀之是時張亮亦
至桐見利民調度從容甚整歎曰桐之不陷不獨黃
將軍力也賊既去自春徂夏不雨民大饑土寇四起
自稱將軍掠良善張利民開誠勸導之賊渠孫計欲
散其黨江務不肯殺孫計利民使人擒江務誅之自
是土寇多散而獻忠又且從黃麻至矣廖應登營於
城西山巔適應登生日諸生往為壽應登曰獻忠在
麻黃游騎及於潛太意在破桐否則誓不去也諸生
曰何以禦之應登曰頃者賊破六安得其軍士火器

破太湖又得其軍士火器今來攻桐必以大砲憑高
下發守埤者難以立則城危矣今吾先屯於此賊雖
至無險可據黃將軍聞桐急必引兵來救賊不能破
桐也且吾夜觀城中氣亦旺桐必無患但夜過半輒
有鬼數千遶余營而號是可怪耳是年史可法服闋
起為淮揚巡撫總督漕運一日廖應登從竇成等二
十餘騎之廬州謁可法行至舒城方解鞍縱馬忽有
賊數十騎突至虜應登及其騎以去蓋獻忠兵也報
至桐應登部將羅九武登埤設守有頃賊挾應登至

伏案奇

插入

城下使之招降城中兵應登大呼曰吾已被執爾士
卒可速降此時城外精騎不過五十人其機不可失
也少緩則其全營皆至不可爲矣蓋應登佯爲賊說
而陰示以賊中虛實欲九武出襲賊也九武故與應
登有却佯不解應登意乃罵曰被執不能死是卽賊
也應登曰我寒甚可飲我酒九武不應彎弓射之賊
擁應登去有頃殺之於沙河當應登之將往廬州也
有兵二人故降賊忽騎而去數日乃還或疑其往賊
中教賊執應登於途蓋九武之謀也賊旣擁應登去

數日復擁竇成至城下教之招城中兵竇成呼曰我
竇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
其糧盡火藥亦盡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
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賊怒殺之成至死猶大
呼不絕於是城上人具香焚之縷起屬天相與望
城下流涕而拜後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成死之日
是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獻忠乃率其全營環
城攻之自屯於城西山巔俯矚城中故卽廖應登之
所營也賊于山上放砲擊城越城而墜自傷其卒乃

驅被虜百姓伐樹覆土築高臺期與城平城上砲石藥弩擊之築者皆死死卽覆土於其上城上矢如雨而築者不休每十步一賊將督之築者少緩卽殺之賊之督者數十人以凶具自遮蔽矢石不能傷又掘隧道欲穿城而入凡五日城中糧食火藥將盡衆皆懼莫知所爲張利民使人亦築臺於城隅加高一丈五尺俯矚賊臺以矢石擊之賊不能前又出精兵數百殺賊山上賊與兵相持因以其間懸勇士下舉火燒臺臺上少木多遇火皆然賊暫退城中氣稍振然

恐賊隧道將穿乃值賊隧道之地築小城俟其穿卽擊之復募勇士雷鳴道王祥董自趙仁甫方宣等共十人各挾刀持鋤繩而下視隧道深淺城上人舉砲發矢以護之賊率衆來戰王祥中砲死董自中賊鈞失其一耳賊又鈞趙仁甫臂雷鳴道大呼殺用鈞之賊衆乃前視隧道深僅盈尺下皆石谷不能穿於是鳴道等復縋而上城中守益固賊計皆窮城中因發大砲擊賊屢發不能中或曰砲故有靈當祭以牲醴於是張利民嚙指出血以祭之比發中獻忠愛將李

混江頭裂而死。獻忠獨脫移營下山去。初賊虜婦女裸其體跪於山上向城而罵。城上舉砲不鳴。乃取黑犬向城外殺之。砲乃皆中。是時守堦者日夜力已竭。目盡腫。皆思逃散。張利民告於衆曰：「桐困極矣。忍死須臾以待救。度城中兵食可支八日。今當遣人間道請救於黃將軍。度往還凡八日可至。至期救不至。士大夫及婦女皆自殺。軍民逃散未晚也。」衆皆曰：「諾。」於是作書遣縣人林構朱止往約。以四日到鳳陽。兩入夜出賊營。如約而至。適安慶巡撫黃配玄亦傳檄。

爲桐告急。兩人擊軍門鼓。與之偕入。得功卽時出師兼程進。如期而至。日下春賊有自北來者。呼於軍中曰：「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軍資而去。羅九武開城取其輜重。並斬賊之傷不能行者。桐人歡聲如沸。相慶更生。得功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里。至北峽關。賊塞關以守。前鋒至不能入。頃之全軍皆至。乃破關賊。且戰且走。黃將軍至城下。獻忠已走數里矣。將軍追及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相阨也。吾爲將軍取公侯爵。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得功曰：「吾第

欲得汝頭耳。何公侯爲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將軍縱馬追之。而賊以輜重牛馬遺民。男女塞道。追少緩逸。去夜半得功。回桐。明日縣人出謝得功。得功深自辭讓。而勞苦將士及諸生父老。且曰。賊已西。一二子遺當深耕易耨。而戶口流亾。室廬已盡。今吾將獲賊牛五百。給與民間。有司當勸耕毋怠。又告羅九武。虞宗文。當終始立功名。是夜賊復回襲營。遇伏皆走。明日復逐之。不及而還。得功於是遂引兵北去。越二日。復全城下。慮賊復來。潛伏山間。待之。賊不至。乃還。

頃之。張亮至桐。親巡戰處。於是亮嘉利民功。再拜謝之。復拜謝羅九武。虞宗文。而厚賞兩營將士。爲文祭。寶成哭之甚哀。軍中皆感動。祭畢。厚郵寶成妻。成妻亦賢。守節以沒世焉。先是土寇之未滅者。乘獻忠之去。復出剽掠。張亮率兵次第擒滅之。是時兩營將士凡五部十司。自以城守功高。驕悍不可法度。治時時劫掠居民。民不堪其命。愬之。亮亮多右民。而左兵。兵皆怨相謀作亂。適黃得功。劉良佐援楚。過桐。兵謀乃息。癸未正月。黃劉西入楚。張亮還安慶。桐兵益驕。羅

九武請於利民曰。桐困久矣。今幸逆賊遠遁。瘡痍之餘。稍稍自振。縣故燈火甚盛。請復舉以示休息。不亦可乎。利民曰。不可。恐滋亂階。不如已也。九武固請之。於是軍中及民間各出燈火。甚盛。居數日。軍民皆送燈公堂。兵忽亂。驅民盡擊之。利民大怒。旦日羅虞兩將自詣利民謝罪。而扶亂者。桐人苦兵之擾也。紛紛渡江而南。張亮恐邑空虛難守。禁之不能止。是時安慶巡撫黃配。立以母喪歸。張亮行撫軍事。二月。天子以亮爲巡撫。亮奏設總兵官駐安慶。而羅九武。虞宗

文授游擊將軍。永守桐城。不行調發。四月。張獻忠陷

武昌。左良玉避賊東下。駐皖城。兵六萬人。淫掠江南。

江北。桐人之避亂江南者。家復破。五月。給事中左懋

第奉命至皖。給良玉餉百萬。良玉回楚。襲賊空虛之

地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先是庚辰辛巳壬午。以

來以用兵。故歲復饑。民力不支。具悉齋盜糧。故桐城

漕米皆未輸。至是上官移文補徵之。桐人朝不給夕。

無所控訴。給事中光時亨爲請免之。而自乙亥以來。

江淮兵興。旱蝗繼之。疾疫復起。桐城田畝三十九萬。

荒者十七八。惟東鄉僻在江干，不數經兵耕桑如故。以故桐之稅糧皆取給東鄉，至癸未受左良玉之掠，繼以田鼠食禾稼為災，稅糧無出。於是諸生謁之，張亮亦奏免十分之七焉。初桐標營三千人，廖應登領前營，杜先春領左營，羅九武為先春部將。已而先春戰死，應登并領其眾。九武由此不平，後應登之遇害也。九武有力焉。張獻忠之圍桐也，九武領前營，虞宗文領左營。九武不悅賊既退，九武欲併其眾，謀不成。張亮慮兩人之有變也，命宗文別戍，而以孫得勝領

營為後案

又總序桐

左營得勝，木彊質直而九武驕蹇。於是兩人亦不相

伏案

悅。然九武權譎得勝，每隨之俯仰，以故卒與同禍。自獻忠之退，九武自謂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玉帛相隨入兩營者不可勝計。癸未秋督師孫傳庭徵兵，不應。甲申春淮揚巡撫徵兵，勤王亦不應。是時歲復大饑，兵餉無出。張亮命士卒墾荒萊屯田，兩營之兵皆掠民人為之耕，奪民牛橫行四郊，劫行旅，道路皆苦之。張利民為請于九武，斬三人行旅，稍通甲申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于煤山。桐人聞之，相對悲號。

不能寢食四月。大清兵入關，李自成敗走西安。五月，史可法、馬士英立福王世子即位南京。改元弘光，頒詔陞賞將士。而授羅九武孫得勝參將，加副將銜。兩人乘中外危疑，益肆剽掠無忌。當此之時，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號為四鎮，皆擁重兵。羅九武孫得勝薄其官，頗鞅鞅失望。皖人阮大鍼者，天啓中黨附魏

忠賢，烈皇帝立削其籍。大鍼故與馬士英善，至是士英薦之，拜兵部尚書。大鍼不知兵，徒以倡優媚人，主而欲盡剪除嚮之異已者。黨禍復烈。八月，大鍼親引兵巡江閩，軍抵皖城，自以歸故鄉，張軍威，示榮耀。左右皆曼聲美色，而倡優皆衣錦繡，桐之兩營將士皆召至院，覲軍實。於是兩營之兵自東抵皖，掠百餘里，比其還桐，復自西抵桐，掠百餘里。而羅九武從數騎獨後，夜宿道中，密為書付其嬖童前行，教其兵作亂。俟九武至桐，乃止兵。其童行未一里，忽有虎自山出。

子遺錄
傷其童、童死、九武大驚、由此九武滅桐之計卒濡遲、
不決、九月、士英以楊鎮宗爲總兵、駐安慶、開藩置幕、
提督江南江北軍馬、當是時、士英及大鉞以爭黨報
復恩仇、避禍者多入左良玉軍中、教良玉起兵誅君
側、姦臣大鉞、士英慮之、故設大營於安慶、名爲雄固
上游、實以備良玉、十月、張利民以治行第一行取入
南京、桐人泣送之、凡數十里不絕、乙酉二月、袁秉華
來爲縣、秉華自在京師、聞桐之守兵驕橫、求於兵部
加監紀、衛得以兼制軍民、兩營將士皆怒、彙從此起

矣、縣士大夫曲爲解之、僅而不亂、頃之、左良玉全軍
東犯、安慶戒嚴、羅九武等乘間遂掠倉庫、辱秉華、李
大有者、九武之部將也、勸九武、嚴飭將士、九武不應、
已而軍士殺大有於轅門之外、九武亦不問、桐人如
在水火、時時莫必其命矣、左良玉之東犯也、死於九
江、其子夢庚統其衆百萬、蔽江而下、沿江州縣皆屠
之、楊鎮宗部將馬進寶者、凶悍無人理、時時欲叛、夢
庚兵抵皖、進寶爲之內應、而鎮宗不之知、四月八日、
夜半、皖兵開城門納賊、皖人死者十八、九張亮走入

山中楊鎮宗走桐九武迎鎮宗入居縣中是夜九武命其兵作亂大掠三日乃止十七日分兵入西鄉焚掠又數日分兵入東鄉南鄉北鄉焚掠少婦幼男子被虜者凡五六千人相號於道楊鎮宗見之扼腕歎恨頃之靖南侯黃得功傳檄召兩營將士至蕪湖九武以其部將龐天泰領兵五百往行功擊左夢庚於板子磯大破之夢庚敗走淫掠安池間皖兵叛者潰入桐城與兩營合無遠不掠居有頃

特書大清兵破揚州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死之

大清兵下南京聖安帝遁盧九德降尋至蕪湖南侯黃得功死之龐天泰降九武等尚持兩端縣幾遭屠毒賴諸生王雯耀說之乃定及

大清豫王遣將卜從善張國祿至桐城擒九武孫得勝等而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女俱令釋去九武妻常氏有賢行罵九武曰不聽吾言及此禍吾不忍偷生也乃投井死是時楊鎮宗降

大清仍授為總兵鎮宗曰九武等為江北害吾目擊也○不可赦於是斬九武等於市自是天下漸定而桐

潛之間時時兵起名曰義兵其實皆為民害然踰時輒削平非桐之所以存亾故不著

附記

崇禎元年戊辰春正月朔大雷雨 十月嚴寒江湖魚多凍死 十一月隕霜水林木房舍間皆結成刀兵花鳥狀

二年己巳冬十月三十日大雷雨 南城外居民何

海陽母忽生鬚多而且長

三年庚午大有年 四野鬼哭 油巷李氏李樹結

實如瓜

五年壬申東嶽廟泥神康元帥流淚拭之復流如是

者一月 秋七月赤鳥見大如鶴色赤其聲鳴鳴

如咽

七年甲戌春正月地震 秋八月二十日西北長虹

亘天 是月黃文鼎等亂 九月十九日大雷雨 十

月北峽關市鎮每日申酉時妖氛大作來如風雨

驟至詳視則尺許小鬼千百為羣市人以 璣

鼓逐之如鳥飛去如是者數日 又半

作有鬼魅長丈餘著紅持鎗白晝跳舞

輒不見倏又見他所如是者數日 十一 七

日雷雨

八年乙亥正月朔地震有聲 是歲流賊至 二月天雨

黑黍 三月十五日地震 夏五月復雨黑黍

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大雷雨

九年丙子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望又月食金口木星

同度十一月二十三夜雷電雨雹

十年丁丑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是年流賊殺人十六

萬有奇 三月有李結食如瓜滿枝頭先是有童

謠云李子樹上結王瓜二十五里沒人家 四月

二十三日大雨雹 夏六月二十夜天裂有光大

星墜 秋七月縣西三里岡有白氣一道從空而

下如挂帆如瀑布卷舒若象鼻自是日夕屢見

九月二十七日有白鳥數千集于西城外山谷臺

望之如雪山 冬十一月十五日月食二十六日

雷雹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十一年戊寅春地產粉土其色紅白細膩

多死貧人可以療饑時人謂之觀音粉

大雨雹害稼 五月天泉出時寇警久旱

俱竭有小兒于郭家園戲掘一井水泉湧出四掘

數井皆然時人謂之天泉 八月十一日地震

十月十二日天鼓鳴 十一月南城居民郎氏婦

產一回回一象形骸畢具各重三斤十兩其人惡

之投諸水 十九日東北有赤氣數十條 十二

月十三日雷電

十二年巳卯春二月十四夜無雲而雷天狗墜 十

六日天裂有光 夏四月太平坊居民汪氏婦產

一猿雙胞 十四日熒惑犯南斗

十三年庚辰野多狐踐行如人食牛豕

旱冬疫

饑疫

年癸未秋七月田鼠害稼自江南銜尾而渡害

等蝗蝻 十一月冬至大雷雨

十七年甲申冬大旱





